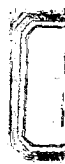


張君後著錄

張君後著錄

張君後著錄

國立編譯館
社會組
編譯館



戰後國都問題討論集

目錄

戰後建都問題平議（代序）	（1）	蔣崎青
陝西得失與民族復興	（9）	張君俊
論建都	（27）	丘良任
戰後首都問題	（34）	張君俊
國都位置與地理中心	（40）	陳爾壽
武漢與西安孰適於建都	（49）	龔德柏
定都之我見	（56）	柯 瑛
戰後首都位置的檢討	（59）	榮貞回
選都商兌	（65）	谷春帆
戰後建都問題	（72）	傅孟真

MG
7693.2
297



國都問題討論集

戰後建都問題

北京圖書館藏

(備)

國立編譯館
社會學部藏書

建都問題之討論，原不始自今日。數年以前，當抗戰以後不久，東南半壁淪陷，國都遷移重慶，人民亦紛紛轉徙到內地來，於是這時常聽到人們討論定都于南京的得失問題。在研究開發西北問題中間，更常常看到以西安為戰後首都的主張，三十七年西北研究月刊社在西安成立，該刊即以鼓吹以西安為戰後首都。嗣後張君俊先生也不斷在報章雜誌上發表文章，主張建都西安的各優點。引起各方人士的注意和討論。

最近重慶方面報紙，又有人在那裏熱烈討論這個問題，綜合各方面意見，似乎對戰後首都，都不主張遷回南京；所以希望在南京以外的重要都市中間，找一個具備完善條件的地方來建立新都。他，這個問題雖然是非常複雜的，並且因為各人的觀點不同，結果主張也人言言殊。實衷一是。為明瞭討論的內容計，現在將各家所主張的地點和理由，列在下面，然後再略述我的意見。

第一，西安建都論。此論以張君俊，丘良任，龔德柏，柯禮諸先生為代表。張先生所持的理由是——西安在國防上比較安全，可以一勞永逸；西安的地點適中，交通便利；西安的氣候衛生，合于民族生物學的原理；西安建都，可以掩護北方的建設。丘先生所持的理由，除與張先生相同不再重述外，有——西安據天地之奧區

；係農產之沃地；爲工業之樞點；具都市之規模數點。龔先生駁斥武漢建都之論，很重視西安國防安全的優點，尤以空襲時土原可掘地洞爲甚。他認爲陝西糧產不足，距離產鐵地方過遠，不足影響西安建都的資格。柯嶺先生說：西安是「居高臨下，高屋建瓴」；北方氣候寒冷，比較健康，北人南走，壯實者，往往變爲羸弱，南人北居，虛弱者，往往變爲壯實；心理上由河北南征江南，人情易，由江南北伐河北，人情難；中國海軍未與不可建都海岸；秦隴北有內外蒙爲之屏障，西有岷崑崙嶺爲之藩籬；南通川滇兩粵資源，東環三晉兩河險阻，近帶燕魯豫之平原沃野，遠輔遼吉黑之物阜民豐。

第二，武漢建都論。此論以陳爾善先生爲代表。陳先生在「國都位置與地理中心」一文中，以中國之疆土，總人口農戶，都市人口，高等教育，總耕地，旱地，水田，田賦，鐵路，公路，內河輪航，鐵備，鐵產，煤儲，煤產等等用數目字計算，其中心點之所在，然後將上述各項之中心點與我國有建都資格之大都市南京，武漢，西安，北平，重慶各處，比較其距離之遠近。然後證明其平均數字之最近者，乃係武漢，而非他處。陳先生并駁斥西安國防安全之說，謂如無全國國防工業之建設，則全國當無安全地點可云。此外又舉武漢交通便利，夏季氣候雖熱，惟有廬山在望，可以避暑云云。

第三，北平建都論。此論以蔡貞固先生爲代表。蔡先生在「戰後首都位置的檢討」一文中首述過去建都南京在軍事上的弱點，并謂北平過去因爲不平等條約的存

在，所以成爲太阿倒持的現象，抗戰勝利以後，將見東北各省和旅順大連完全收復，北平的重要將立見增高，就陸軍來說，對內掌全華北的交通線，對邊防直接控制蒙古，間接控制新疆，就海軍來說，旅順和威海正是渤海的海門，設防以後，渤海便成爲中國的內海。北平在地位上可以控制經濟中樞的東南，又可以控制軍事中樞的西北。更就將來立國的命脈而論，今後應當致力於重工業的發展，全國鐵礦百分之八十在遼察二省，煤礦百分之八十在晉陝二省，綑着兩者的中樞便是北平，山西表裏山河，作爲重工業區，恰得其宜云云。

此外尚有蘭州建都九江建都的主張，詳細內容不能記憶。

以上係各家對於建都地點的意見和所持的理由，可以說都是言之成理的。我們知道一個地方能有資格做爲一國的首都，當然都有其優點存在，從歷史方面看中國建都最久的地方第一是西安，二是洛陽，三是北平，四是南京，五是開封，六是杭縣。這六個地方除杭縣爲南宋偏安時代，不得已立爲國都，得延殘喘一百四十餘年以外，其他五個地方可以說都有光榮歷史。這五個歷史上的國都在黃河流域者有西安，洛陽，北平和開封四個，只有南京一個是在長江流域。我們更進一步看定都於這幾個地方的朝代，其盛衰久暫的事實，也是一個很好的參考。秦、漢、隋、唐定都於西安歷九百餘年，爲中國強盛時代，漢唐到治之蹟，史家多稱頌之。洛陽建都起自東周以至後唐共八百餘年。北平起自金經元明清共六百餘年，元明清三代在中國歷史上，也有一統強盛的史蹟，所謂「有清一代，建國規模的宏遠，法制政令的精

密，猶能遠紹漢唐的餘緒，實可以超越宋明，更爲元代所不及。」（中國之命運）南京起自三國之吳經東晉，宋、齊、梁、陳，南唐至明初計三百餘年。開封起自五代之朱梁經後晉，後漢，後周至金末共二百餘年。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歷代大多數是定都北方的，尤其中國強盛時代的首都幾乎不在西安就在北平。南方定都多是偏安之局，并且亦均不能長久，這就歷史上的觀點上說是如此。

歷史上的觀點雖然如此，不過一個地方求其能盡合現代建都的條件，條件不盡善盡美，實在是很難能。觀乎上所列舉的建都地點，當然各有其優點存在、同時也有各個的缺點。不過我們所謂優劣，都就比較上來說，優點多，缺點少，列爲上選。反之則否，就時空的意義來說，現在所謂優劣不一定都能合乎過去百千年前的觀點。某一個地方過去認爲合於政治，經濟，軍事各種條件，以現在的眼光觀之或且已經不存在或不需。這也是事實，這話怎麼講呢？就國防安全感一點來說，要看國家一時所處的政治環境來決定，清末以前，中國在海上可以說沒有敵人，雖然明時沿海常有倭寇爲患，但不過是一種標掠爲目的的海寇行爲，南宋之都臨安，因爲敵人來自北方，當時非南都則不能生存。三國時吳之都南京，因爲是要和蜀魏鼎足而三，遂鹿中原。這種政治環境，可以說是隨時代而變遷的。政治如此，經濟更是如此。目前中國商業經濟中心在上海，有人說都南京可以控制上海經濟，這就目前的情形來說，或有幾分理由，不過如以歷史來例證則非常不合適，因爲在百年以前，上海還是一片荒灘。因此我們引古例今，最要緊要觀察新興的國憲、根據

時間空間的新興環境來決定。如一味以過去爲例未必完全可據的。

其次目前所謂有缺點的地方，也不一定都是絕對的，換言之凡在天然條件的限制以外，用人方可以補救的缺點，也都不一定是真缺點。這可以用交通和防空兩事爲例證，目前南京的交通有航輪，有鐵路，有公路比西安便利許多，北平漢口也是如此，不過這一點不能證明就是一個不可挽救的缺點，更不能說這種形勢要永遠存在，目前我們全國只有二萬公里的鐵路，十萬公里的公路，按照「中國之命運」中所示最初十年內中國實行實業計劃要完成二萬公里的鐵路，二十二萬五千五百七十公里的公路，政府經通盤計劃以後，完成這種鐵路公路以後，可以使目前交通不便的地方，超過目前交通最便的地方，這是可能的。這不是反對以目前交通狀況爲衡量的標準，不過是說這種標準要擴大到以後，建設計劃的因素，方能得到更確實的結論。更就防空一點來說，主張中國以後還要以掘地洞爲防空主體的，未免過於消極，現在大家都認識如果我們沒有強大的空軍，當然沒有防空之可言，就飛行半徑的距離來說，凡是離開邊疆最遠的地點爲最安全的地點，尤以離開將來可能的敵人爲然，這是說距離大不便於敵人的進襲，觀於過去德人空襲倫敦易，英人空襲柏林難，就是這個道理。如果就這一點言，可以說北平南京不如西安武漢，西安武漢又不如蘭州重慶了。凡是利害大多是相對的，一個地方有了某優點不一定就有某缺點，而且某時期的優點經過了環境時代的變遷竟完全消失。未可執一以概其餘，問題就在我們在其優劣之中，推其輕重，以目前情況爲根據，更參以將來之趨勢，如

一味以目前爲例亦未必完全可據的。

中國在抗戰以後進行建國，意義完全是積極的，積極意義上的安全是控制的自動的求安全，而不是躲避的被動的求安全，因此我的意見戰後的首都要能以控制全國的最重要軍區爲第一義，（海陸空）以控制全國的最重要重工業區爲第二義，以控制全國交通中樞爲第三義。（包括海洋交通）就第一點言許多軍事專家都主張西北是一個天然的練兵地方，將來要成爲中國陸空軍最主要的根據地。至於海軍要看抗戰以後的形勢，我很贊成榮貞固先生的話將來渤海要成爲我們的內海，天津，旅順，大連，青島都要成爲我們的門戶，如果能夠如此，則於西北與東北海口中間建都甚爲適宜。就第二點言我們不能不承認中國大部份鐵產在東北，大部份煤產在晉陝，晉省是中國重工業區理想地，這也是大多數人所公認的。爲此則於晉陝與東北之間建都者爲適宜。更就第三點言 國交實業計劃重視北方交通網，我們所懸的目標——二萬公里鐵路，二十餘萬公里公路，將來最少北方要與東南西南平均發展，不能偏枯，並且交通計劃亦於隨首都地點之選定予以輕重緩急，將來新定首都之能控制陸路交通中樞，當無爲難，問題僅在於是否能兼便海洋交通之利。

海洋交通能便利，即國際交通能便利，戰後中國在國際中要立於重要地位，此點當不容忽視。就此三點來推論，可以看出戰後首都第一理想地是北平，第二理想地是西安。西安與北平類似之點爲（一）均居歷史上富強時代之國都，（二）均能控制全國重要軍區，（三）均能控制全國重要工業區，（四）均爲將來交通之中心

點。(五)地理氣候均合衛生條件，(六)均有大都市規模，不須大興土木，將來亦富有擴充之餘地。西安之稍遜於北平的，第一在於西安距離海口過遠，不易控制海洋，外國人到達中國海口，乘火車尚須數日，始能到達首都，未免太不便太消極，爲近代各強國所沒有的現象，雖然航空力量能補救這種缺點，究竟不能普及。其次陝西糧食將來是否能大量增產亦是問題，我們的新首都人口，將由國家之強盛繁榮而大量增加，有人計算一個大國的首都人口可能達到一千萬，陝西在西北各省中雖屬產糧省份，但民國三十年小麥產量僅一三，六六，三七二市石，大麥四，七〇七，七三六，市石此外尚有其他雜糧（陝西省銀行統計表）如果每人每年糧食消費量以四市石計算，則每年勢須增加四千萬石之糧食，陝西平均每年降水蟲榆林約三九四，九耗；西安五五一，四耗；南鄭八〇〇五耗（程純樞著陝西之氣候）與中外或江南各地比較不如，故是否能以人力大量增產，殊屬疑問，如此勢不得不仰給於外省，雖然將來有鐵路交通之利，但每年須負擔數百萬噸糧食運輸，畢竟是件不經濟和不得已的事，此點如與英國倫敦相較，頗不相侔，因倫敦有海洋運輸之利，萬噸船舶與裝百噸列車相較，難易分別亦甚顯然。

北平對上述兩點均較西安爲優，所顧慮者不外國防安全問題，這一點要看我們抗戰勝利後國際形勢爲轉移，如能以東三省爲外府，青島，大沽，旅順，大連爲門戶，則安全之域，亦當不生問題。因此我的結論是：抗戰勝利以後，澈底解除日寇武裝，永致東亞和平，最少能在數十年內使日寇不能再起侵略，如此，則應定都於

各種條件均備的北平，來掩護北方重工業區和陸空軍區的建設。設抗戰以後國際形勢尚不能達到人意，則願建都西安，用人力來彌補其缺點。武漢以及他處之論似是一偏之見，固都南京之說，似亦係暫時而非長治久安之局。

此外有謂北平為專制舊都，封建氣息太深者。我贊成風氣是人為的，我們革命者要能有移易風氣的魄力，不應懼怕為風氣所移易而躲避之。

陝西得失與民族復興

張俊君

清初大地理學家顧祖禹先生他所著的『讀史方輿紀要』內，對於陝西的形勢，有以下的論斷：『陝據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陝西而發難，雖微必大，雖弱必強，雖不能為天下雄，亦必浸淫橫決，讓成天下之大禍。』顧先生的推論！不是全憑幻想，乃是他研究歷史所得的結論。顧先生是三百年前的人物，我未看他的書之前，已有同一的論調，以後得讀他的書，才知道天下傻瓜，不祇張君俊一人，還有他老先生早在那裏說明這種原理。這真是德不孤必有隣的說法了。

陝西的地形，與軍事政治有一種神祕莫測的關係，這不是後人的發明，數千年以前，即有生物界的人類，在那裏導演這幕莫名其妙活劇，但無人道破而已。現在著者不敏，却願以現代的眼光，與海內外的學者，研究這個向來無人理落的冷淡題目。

人類具軍事與政治的行爲，少不得要有三個必要的條件，互相配合！恰到好處，才能起很大有力的作用，否則不僅徒勞無功。恐怕還有殺身的危險，這三個條件非他，即我國古代所重的天時——千載良機；地利——優越地形；人和——優秀人力。這三個條件若運用得宜，一切屬於軍事與政治的行爲，必能發生絕大的效果。我國上下五千年的歷史，寫了不少可歌可泣的故事；這些史跡之演成，皆因三個條

件互相配合到了一種玄妙的境地所反映出來的現相。同時歷史上亦導演了不少為觀者所痛，為仇者所喜，各種變權辱國，以及各類鮮廉寡恥的軍跡，也無不是這三個條件不能配合到恰當好處，所促成的結果。屬於前者的證例，如秦始皇之統一，漢武帝之偉業，唐太宗之戰功。元太祖之遠征；屬於後者的證例，如東晉之五胡亂華，宋室之南遷，遼金之擾亂，明室之滅亡，滿清之入關，倭寇之進攻，亦無不以這三個條件配合之深淺優劣，而決定一般歷史軍跡之成功與失敗。

目下我國得天獨厚，這三個千載難逢的條件，居然不謀而樣樣皆到，只要我們稍假以人力，把他們配合起來，便能收到空前絕後的奇效，所以當今的問題，不是條件齊備與否，却是我們貴國大人先生願不願做這配合三個條件的工作。現在中國『天時』中的富強機會，是再好沒有的；『地利』中的優越環境，也沒有出我國之右的，『人和』中優秀人力，也最沒有再比我們豐富的，關於『天時』與『人和』兩條件，我們暫擱一邊，容我們討論中國『地利』中的陝西形勢與我民族盛衰強弱之關係罷。

我們若要用陝西地形，即不能不談到西秦之建都，同時亦不能不連帶着西安建都所產的後果，即『所謂的一種軍事與政治的影響』。尤在秦隴於此點起見，又不能不繫於古代生物界內兩條腿的橫目野心的動物——人類——所表演的歷史軍跡，來說明各種相關的現相。

商周戰國時之關中

商代的活動，都在黃河下游，他們的都城，不外亳，囂，相，耿，刑，殷等地，他們勤於遷徙，且常在大河南北不遠，想係避免黃河氾濫的原故，商代歷史雖有六百四十八年，但他們還是受命於百里之岐周；如前有武王至孟津之觀兵，沒有周公之東征，乃營洛邑爲東都；是當時之關中，即富有軍事價值，故能推動他們的政治手腕，而達到黃河下游，在歷史上應矚大書特書，而證明陝西之形勢。有令人莫名其妙的地方。

我們研究我國史跡，更能感覺關中軍價價值，有一種意想不到之妙境，爲明瞭此點起見，容我們略略敘明罷。戰國七雄是秦，魏，趙，韓，燕，齊，楚，七國。當戰國初期，秦因天時，地利，人和三個條件不能配合到相當的好處，正在七國之中爲最弱，故河西，上郡曾被魏佔有，而莫敢誰何。以後秦孝公立，用商鞅之變法，而作天時，地利，人和之調整，秦乃立見強盛，如是攻魏取河西，上郡，魏即大懼，故去安邑（山西安邑）遷都大梁（河南開封）。當時蘇秦說六國「合縱」以抗秦，但秦運用遠交近攻的軍事而兼政治的手腕，卒把六國的盟約拆散。張儀又說六國「連衡」以事秦，然亦未有好結果。以後秦利用關中地勢，卒致破魏，滅蜀，敗楚，取漢中。攻韓，取宜陽，（河南宜陽）於是長江，黃河兩流域皆被秦所佔有。

秦白起伐楚取郢，（湖北江陵）；楚殺秦扈追，於是徙都陳，（河南淮寧）及壽春（安徽壽縣）。秦伐韓，拔野王；秦敗趙軍於長平，抗降卒四十萬。北定太原，周赧王糾合諸侯攻秦，秦伐周，赧王入秦盡獻其地而歸。以後六國相繼淪亡，秦遂以關中形勢而統一天下，陝西軍事與政治之價值，又得一明確之證據了。

楚漢相爭中之陝

我們研究楚漢相爭，亦以把握關中與否為當時兩方成敗之樞紐。劉邦部隊一進洛陽，即擬定都該地，後經裏徹等反對，方主定都關中為上策。劉邦有過人之才，立知有所選擇，以後驅兵十萬，西走關中，駐兵霸上。當時項籍既定河北，亦引兵四十萬入關，至則發現劉邦早已遣將守關，自然檣櫓，但項籍勢力過大，一攻即破，於是大軍駐於鴻門（陝西臨潼）；項籍本欲擊邦，但因項伯從中緩頰乃免。是時項籍陳兵咸陽，天下大勢，皆在項手，惜乎不聽韓生之說，定都關中，而消滅劉那勢力；反歸成千古大錯，一方定都彭城，（江蘇銅山），自處退敗之地，一方任聽劉邦自王漢中，而使坐大，養虎遺禍，真是天下的笨伯。同時他亦慮到關中之危險，故日王秦降將三人，以為牽制，章邯為雍王，領咸陽以西，司馬欣為塞王，領咸陽以東，董翳為翟王，領上郡。項籍以天下之形勢，授託於至不可靠之降將，已經是至拙，復欲利用他們控制劉邦，又是一種失策，正如顧祖禹所謂「夫以三晉之強，不足以當一秦，而三秦之弱，乃欲以當一漢」其計之失敗，又是一種必然的局勢。

彼老奸巨猾的劉邦，羽翼未豐的時候，當然退避藏拙，迨至田榮叛於下游，霸王自將東擊，漢王即以有機可乘，以韓信爲大將，北定三秦，定都長安，因下韓，河南，西魏，虜西國，並福塞，翟，韓，般，魏之兵五十六萬人東向伐楚，攻入彭城。霸王雖一度擊破漢軍，但因漢王西退堅守滎陽成皋，蹙楚，同時使韓信北定趙代，南攻齊楚。項籍因梁地爲彭越所擾，兵少食盡，乃與漢約，以鴻溝中分天下，解而東歸彭城，漢王背約追擊，圍籍垓下，籍突圍走烏江，兵盡援絕，自刎而死，項籍有勇無謀，不都長安，消滅劉邦勢力，反使他坐大漢中，有機會雄據關中，宜其劉氏五年而成帝業，項籍自取敗亡也！

三國及晉武時之長安

我們研究三國時，亦感登關中之把威與否，爲他們誰興誰亡之關鍵，諸葛亮以不世之才，助劉玄德三分天下，這似得到暫時之成功，但因曹魏據有長安，彼劉漢孫吳，終無間鼎中原機會，且常受曹魏之攻擊，有時尙少招架之可能。又司馬懿本屬中才，但因他坐鎮關中，善於運用陝西形勢，雖有亮之才，採取以攻爲守之計，五出祁山以伐魏，終無可如何。假使武侯真能據有關中，則東定中原之業，必屬於劉漢而非曹魏了。

以後司馬懿子孫，利用祖宗餘蔭，以關中爲據點，昭遺鍾會鄧艾兩道伐蜀而蜀亡。昭死，子炎遂篡魏自立，是爲晉武帝，不久兩道伐孫吳，攻入建業而吳亡。晉

武帝雖都洛陽，但他對於關中惟恐或失，故在關作石函之制，非至親骨肉，不准鑰關中，司馬炎對於關中真是防備周密，但他對於他的子孫屬於生理上的條件，却無法保障，子惠帝立而不慧，缺乏優秀的人力，所以西晉五十一年即壽終正寢。

當時北方有五胡之亂，關中亦爲氏族所佔有，故北方不能立脚，東晉元帝南渡，定都建康。以後庾亮，庾翼，殷鑒潤荆中原，皆無寸進。桓溫因他們北伐無功，自將步騎四萬，敗秦兵於藍田，嗣因桓溫內向爭功，同時苻秦堅壁清野，溫軍缺乏糧食，不渡瀾水，未撲長安以歸，卒無法恢復中原，故西晉之亡，是失在關中，東晉之失，亦未得關中爲據點，所以不能控制黃河下游也！

李唐全盛之陝西

李唐之興，亦以長安爲軍事根據地，才能收拾隋末之亂，而統一天下。李淵本隋太原留守；於西元六一七年起兵，西取長安，當時李軌據河西，薛舉稱兵於隴右李氏父子，知關中之重要，故竭盡智能，征服他們，才能鞏固新得之軍事據點。李唐佔有關中，聲威爲之一壯，他們心理上之振奮，自然影響對外的軍事部署，於是他們敗劉武周而定并州，破王世充而平河南，擒竇建德而定河北；其他如李密，劉黑闥，徐圓朗，蕭銑，朱粲，苑君璋等等皆被李唐所征服。

唐太宗仗其餘威，擒突利可漢，滅鐵勒薛延陀，西破高昌，焉耆，龜茲，西南破吐谷渾，及吐蕃，當時的交通，直達印度，惟討高句麗，未能得心，後高宗立，

覆平西突厥，遣蕭定方自岐山泛海！瀕百濟，敗日援兵，又遣李勣滅高句麗，於是東自日本，南至南洋羣島，西至波斯，皆年年進貢，歲歲來朝。李唐之偉業，亦不能不承認是他們善於運用關中形勢所反映的結果。

趙宋不用關中之局面

我們以歷史的眼光，分析趙宋對外不振，亦以他們一方能運用關中形勢，一方昧於軍事知識所形成的一種病態現相。宋太祖，取周而代之。卽定都汴京，此着已早伏北宋敗亡之幾。此因宋室之根據地的汴京，四周並無天然形勢，足資攻守，一旦有警，自然心虛勢弱，而不足以言抗拒了。謂余不信，請看北宋與人交鋒的戰績，是怎樣的慘形。太宗既滅北漢，遂攻遼人，敗績於高粱河。數年以後，曹湜，田重進，潘美等分道北伐，又遭大敗。契丹歲歲入寇，因宋本身無積極抗拒力量，常常立於消極的防禦地位的原故的以後遼聖宗入寇，趙宋馬上以歲幣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和議，遼主以兄禮事太宗云云。不久遼與宋使人求瓦橋關南地，趙宋無法搪塞，只好又增歲幣銀絹各十萬。西夏拓跋氏作亂，趙宋討之，又敗。以後元昊立，宋人屢戰皆北，宋室只好每歲餽以銀絹，美其名曰歲賜，這可見趙宋之昧於軍國大事了。

最令人好笑的，莫過於宋真宗自和議後，常慮遼人復啓釁，以遼俗信天，乃託言有天書降，封禪泰山，希望愚惑敵人，於是四方爭營宮觀，提高迷信，爲他們

國防手段，同時國家財用，亦有捉襟見肘之勢。

宋神宗用兵西夏，遣宦官李憲會合五道兵馬至靈州，不克，徐禧城永樂，又爲夏人所攻而敗死。意實約金人夾攻遼人，金太祖遂由居庸關攻入燕京，後趙翰送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兩疋，續二萬疋，金人乃允退還燕京。金人還宋燕京時，盡俘其民以行，衆苦之，過平州其推張覺爲主，以其地來降，金人以爲借口，兵端又起。在西元一一二五年金宗望宗翰兩遣伐宋，宗望攻入燕京，長驅渡河而圍汴京，宗翰攻入太原。宋徽宗聞難，傳位於欽宗，後與金議和，條件於左：

1. 宋主尊金主爲伯父。
2. 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
3. 輸金五百萬，銀五十萬兩；牛馬萬頭。表緞百萬疋。
4. 以親王宰相爲質。

以後搜括城內金二十萬兩，銀四十萬兩與之，以肅王繼爲質，金兵乃退，

時宗翰圍太原未下，聞此消息，亦遣人求賂，趙宋不許，宗翰大怒，宋人以爲敗盟，詔三鎮固守，金人再度伐宋，遣使宣言欲盡得兩河地，趙宋又復許之。金人兩道長驅至汴京，徽欽二宗及太子謹，宗戚后妃等一千二百餘人盡擄而北，至此遂完成北宋之覆亡！

按趙匡胤本非傑出的人才，自無深謀遠慮的計劃，不過當五代十國殘破不堪之候，諸國皆微弱不振，所以他能乘機取爾自代。但他做了幾件很不高明的事，所以

種下北宋積弱的禍根。第一他昧於關中形勢，不知如何運用，當西夏未消滅之前，即能請與交兵，其實他應利用機會，集中他的力量，征服西夏，鞏固關中之地位，然後才能圖中原。第二他不應定都毫無可守之汴京，而遷都長安，如是關中之亂源早已消滅，自無割肘之慮，同時君臣上下，自信必必然壯甚，何至有遼金一交鋒，便以空銀財帛議和。第三他應配合關中形勢與優秀的人力，征服遼人。

可惜趙匡胤在強敵當張之時，既都毫無軍用價值之汴京，罷諸將之與禁兵，一諸州兵之強者，皆升為禁兵，四方戍守，皆由中央之兵更迭任之，謂之番戍，如是兵將不相習，將士又不熟悉地形勢，動輒戰敗，而養兵日多更爲財政上之大累。

以上種種缺點，只要就各方面稍作人事上之調整，即可應付裕如。我們不是反對趙宋之實施中央集權，特是批評他們罷諸將之兵權太早，以致惹出許多邊疆大禍而已。

南宋君臣如驚弓之鳥，一聞邊禍，大有心胆俱寒的樣子，雖當時有許多忠臣義士主張遷都長安，但因西夏之威脅未消，不敢冒昧前來，所以不得不舍進可攻，退可守之長安，而反退處海濱之臨安，殊不知這正是自取滅亡之道。以後金宗翰遣婁室取陝西，以制南宋之命，宗弼將兵渡江，攻入建康，南獨攔關陷杭州，幸高宗先已奔明州，自昌國入海，宗弼陷明州，以舟師追之不及乃還。……此時張俊宣撫湖川陝，以金兵聚淮河流域，乃出圖牽制，遂與金人戰於富平，可惜大敗，所幸任趙開理財劉子羽，吳玠，吳玠，楊從儀等在大散關和尚原等地大敗敵卒，重整旗

鼓，流戰於...。才德保守全蜀，開南宋二百四十九年偏安之局。

以後...當射，促成和議於左：

1. 東以權承所以...界。

2. 宋...於左。

3. ...各二十五萬兩匹。

吾人亡人之國，不過如是罷了，今人亡人之國，却不是這般簡單了。

宋金交時之國中

金人之亡，亦非路北宋之覆轍，河北既不可守，當然不願遷都汴京，早應伐夏爲盤據關中之根本，計不出此，反實行枝枝節節的防禦政策，這直其被元人之控制。但成吉思汗，畢竟是傑出的軍事天才，他絕無隱隱要控制中國，必自控制甘陝始，所以他自西征歸來，率師四萬，號稱十萬伐夏，師駐六盤山，未克而死。在他瀕留之際，尙再三告成吉思汗，要征服中國，必以滅夏爲入手，夏滅然後可以進攻甘陝，盤據陝甘然後可以問鼎中原。當時元人誰能深知此着國本大，故羣才遵照元太祖的遺命，滅夏以後，再行發兵，所以元人進佔關中之日，亦正是金人壽終正寢之時。言太宗立，而元一二二九年會於富嶺於宋，由大將師逼漢中，出襄陽而北，與金人戰於三峯山不利，四年以後，宋使使孟珙江淮帥師約蒙古夾攻金人圍攻蔡州，金遂爲元滅。

國立編譯館
社會組藏書

二五年以後，元憲宗又由大散關經漢中入蜀，圍合州，攻重慶，忽必烈亦經河南圍武昌，劉道不敵，提出稱臣條件，觀江爲界，輸歲幣以請和，以後忽必烈乃還，而彼厚臉的賈似道，反以大撻閉於湖，此可見宋室之糟糕了。又元人圍襄陽六年而後陷，元使伯顏分兵平兩湖，自經大軍陷建康，不久臨安亦陷，南宋於西元一二七九年而亡。

南宋因劉子明，吳玠，吳玠，吳玠，楊從儀等之戰於大散關與和尚原一帶，才能維持百數十年偏安之局。但自秦檜主持和議後，關中即撤防，敵人即可自由控制，以後之殘局，不過迴光反照而已。這真是南宋不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寧使後人而哀後人也！

胡元之興，因成吉思汗遺命滅夏，以便運用西北高地，但胡元之亡，亦以不重視秦隴，把關中險要委託庸將李思齊，張思道，而招致最後之傾覆。元末於西元一三三八年，草澤英雄，羣起發難，朱元璋從郭子興起兵，不久身帶一軍單獨渡江掃蕩陳友諒，張士誠，然後遣徐達常遇春分道北伐，元順帝孛瑛大都北去，徐達入太原乘勝定秦隴。當時李思齊張思道徘徊關中，明將李宗思一入潼關，李張聞風敗遁以後以臨洮設降，甚矣哉徒險不能自固，終有待於優秀人力之撐支也！

明清時之關中

朱明乘胡元四海紛擾之際，竟以皇覺寺之和尙登高一呼，遂能定鼎中原，真是

一帆順風，古今不可多見。他能完全把握中原，亦因徐達、張瑄定燕國之故。太祖都金陵五十三年，成祖有特出之卓見，又遷北京二百二十二年，假使朱明無遷都之舉。自無法控制北方諸王，早有壽終正寢之可能。明朝自太祖成祖後，皆是一班中才之主，朝政腐敗，多為宦官羣小所操縱，末年陝西大饑，流賊蜂起，李自成張獻忠等在西北騷擾，而朱明卒無拯救之力。以致李自成陷京師而毅宗自縊死，清太宗乘機自喜峯口入，而明室更無法抗拒了。

我們研究滿清之能立定腳跟，也是他們先佔國中形勢的原故，清世祖立，當時年幼，故由多爾袞攝政，此人為清代比較優秀的人才，足智多謀，若滿清無此老，恐怕祚運不見得有這般長久，當吳三桂投降之時，即與吳共同擊破李自成，自成走陝西，清兵入北京，一面分兵守山東河南，一面南道攻陝西，務使李自成無立腳的餘地。此因關中形勢，在所必爭，有此不特可以控制黃河下游，亦能窺蜀而制長江下游，以後三藩叛變，四川雲南之平爾王吳三桂，廣東之平南王尚可喜，福建之靖南王耿精忠，聯合謀反，滿清即遣莫洛為經略，率清兵駐紮西安，後陝西總兵王輔臣殺莫洛應三桂，三桂欲親出應輔臣，不及，但遣王屏藩三路犯秦隴。康熙十五年，清廷使阿海西征，大敗輔臣於平涼城北，圍海留守陝西，以分三桂之勢，而清軍得專心對滇南，以次削平三藩。此又可證明陝西之得失，實為漢滿兩族盛衰之樞紐。

太平天國之失敗

我們研究洪秀全之失敗，亦因他們昧於中國地理形勢所致。否則滿清之亡，不在辛亥起義之年，却在六十年前已告一段落了。秀全於西元一八五〇年六月起事於桂平之金田村，清廷即命向榮討伐，不克，秀全陷永安，自稱天王，以後潰圍入湖南陷岳州，又陷武昌漢陽，沿江東下，又明年陷江甯。向榮追之，營於江甯城外，琦善亦領兵駐揚州，秀全殊不顧慮，分兵一出安徽河南，自山西入直隸，一溯江西上，再陷武昌，局面漸次擴大，東南半壁，皆在烟火之中。嗣後曾、左、彭、胡、出而討平之。

究其實在，爲秀全萬全計，應由湘西入蜀，再圖秦隴，等在西北立定脚跟，然後徐圖中原，則他們勢力之雄厚，遠非東南流寇式之力量可比了。不此之務，專門盲目的狼奔豕突，顧前不顧後，向長江下游購取，充其量只能擾亂東南於一時，對於滿清控制全局之能力，仍不能搖動，這所以使湘中書生有隙可乘，而消滅他們反清的勢力！

此次倭寇戰略之失敗

我們研究倭寇侵略我國之戰略，即發現他們的弱點所任。須知他們的弱點，即是我們時勝利所托腳的地方。查我國自九一八以來，倭寇有兩次絕好的機會，可以

亡中國而有餘，但他們都沒有利用而使機會自然消失，這表示倭寇中沒有傑出的軍事天才，亦表示天佑中國而使這源遠流長的國難，更有萬壽無疆的希望。

第一次機會，軍隊利於散開：

當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倭寇進佔瀋陽之候，即調動廿四個師團分佈中國各地，計華北華中華南各八個師團，凡中國稍有軍事價值的地方皆駐兵防守，尤注重關中之形勢，即能制中國的死命，當時的中國，因正在長江水災之後，各省絕無準備，法幣制度未樹立，權力未集中，互信互助的心理尙未養成，軍事準備更未完成，在此種情形之下，局部反抗的力量自然有，但中國整個反抗的力量可以說等於零。

第二次機會，軍隊利於集中：

當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的時候，爲倭寇打如意算盤計，應運用力量集中的手段，達到確佔華北的目的。推而言之，華中華南，不出一兵，不發一彈，充其量只派軍艦多艘，封鎖海口，斷絕海上交通而已。所謂力量集中的手段，即派十五師團之衆，專力對付華北，三分之一分佈平漢津浦沿線，確保平原數省，其餘部隊即沿平綏線出包頭，經甯夏，取蘭州，威脅關中，再趨大散關，攻漢中，以後取成都，下重慶。在此種情形之下，必待確保西北高地，與佔據巴蜀後，然後發動華中戰爭，如是一方分兵由長江西上，一方分兵出贛門，沿江東下，兩方夾攻，中國主力軍隊在華北華中，勢必難於立脚，華中肅清，然後再向南進攻，倘敵人採取此種戰略，我國目下之困難，必千百倍於今日，說不定三年之後，有被敵人完全解決之可能。

！何以故呢，敵人有的是重武器，如戰車坦克車，大砲，飛機等等，最利於平原戰，若他們把前線戰線衝，平原戰實至名歸，則他們將來必愈打愈易，同時他們的士氣也必愈打愈高。我們的高地若被敵人佔有，不僅人力物力無法補充，恐前線亦無家可歸了，在此種情形之下，我們必愈打愈難，士氣也必愈打愈餒，若要追求長期抗戰，也是無法實現的了。

既然如此，何以倭寇不採取這種戰略？這個問題，却不是一切話可以了事的，第一倭寇中確無第一流軍事天才，所以無中心主帥如蔣委員長者。第二他們對於中國之侵略，是弄假成真的把戲，初心本不是要一口吞下，所以無整個計劃，因此只好零零碎碎做到一點算一點，只要看他們雜亂無章的情形，便知他們的情緒之不安定，第三他們估計中國太低，以為三個月便能解決中國，若把南京奪到，中國便會投降。第四他們中間恐怕沒有如顧祖禹秦君倭一類的傻瓜，研究中國西北的形勢。以上種種，皆不無關係，其中最主要的原由，還是一個無中心人物問題，所以海軍與陸軍取對立的形勢，所謂陸軍要用風頭，海軍亦不甘示弱，故在上海登陸，而牽動大部份的左力軍。敵人是利於集中力量，遠戰速決，但國各部對立的原故，却故意延長戰線，不僅在華中進攻，同時在華南，亦運用他們種種衝突的故技。殊不知這正是天信中國的一種整機，也是目前不能征服中國的基本原由！

庸才手中之關中

本文前輯許多證例，皆說明許多才智之士，善於利用關中形勢，而得到極大的收穫，但陝西地勢，尚不是一劑萬應膏藥，有些人用下，不特不顯著特別的效用，還反爲身家性命之累，我們看胡亥爲二世皇帝。豈不承乃父餘蔭，據有關中，但爲趙高所弑，立公子嬰，嬰又殺趙高，這些庸才終無法利用關中，關中亦無法伸訴其冤屈。楚漢相爭之際，項羽大兵四十萬，進據咸陽，當時天下大勢，皆在此公掌握，但他不能運用關中，亦等於關中不能殺項羽，章邯爲雍王，據咸陽以西；司馬欣爲塞王，據咸陽以東；董翳爲翟王，據陝北上郡，以上三人雖據關中，皆不能善用關中。西漢平帝爲王莽所弑，以後自立，改國號曰新，漢兵入長安，王莽自發死，此又王莽有關中而不能利用關中。同時劉玄自號曰更始將軍，由宛都長安，赤眉入長安殺更始，是劉玄有關中而不能利用關中。隗囂據隴右及身而敗，是隗囂有關中而不能利用關中。其他如劉曜有關中而敗於石勒；李茂貴王行瑜有關中而見役於朱全忠。李軌薛舉有關中而見敗於唐太宗。唐玄宗有關中，不能討平朱克融等之叛逆。唐昭宗有關中不能控制關中之猖獗。又如李思齊張思道有關中，明兵一至，即爲臣僕，李自成有關中仍不失一流域。王輔臣有關中，亦見敗於關海。

以上諸人，雖各有運用關中之機會，但各因天賦所限，故皆無結果。關中形勢，固依然存在，不曾改變絲毫，不過因運用非人，不能發生威力而已。然則優秀人

方之配合，方能產生絕大的效驗。這樣看來，徒險不能自固，尤有待於人力之撐支，所謂湯城子墨，揚子可以亡秦，長江天嶺，投鞭可以斷流。古人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便有絕大的真理。其實無所謂「如不如」，倒是三個條件要互相配合然後才能發生絕大滿意的結果。

軍事與政治之關係

中國向來有一種德威並施的辦法，和寬猛相濟的論調，所謂德者寬者是政治的手段，威者猛者是軍事的效用，這兩種作用，是一物的兩面，並不是絕對不同的個體。軍事好似骨架，政治却是皮肉了。若我們勉強把這兩種作用分開，便不能起有效的行動了，所以他們應互相配合，互相為用，軍事才能補政治之不及，政治可以濟軍事之所窮了。

西安既是最利於運用軍事的地方，自然也是最利於運用政治的地方，我國歷代幾個傑出的人物，如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元太祖（元末都西安）無不曾利用關中形勢，作他們的軍事政治根據地，也無不依傍他們強度的配合到絕妙的境地，於是「不僅國內統一，即海外諸國，亦歲歲來朝，而實現海宇昇平的大同現相」——然則他們之能發燿光大，亦確實因他們的軍事天才，配合西北形勢，所反映出來的結果。

我國自辛亥以還，年年叫統一，天天唱合作，以後還免不了「一個貌合神離的局

面。此無他，殆因軍事與政治過於脫節所演出來的現相。這便是德威不並立，寬猛不相濟的結果。例如都北京時，對於西北西南東南無法直達政令，都南京時，對於西北西南東北也無法監督他們執行政令，此因中央軍事，政治的力量不能在恰當適中的地點配合，所以政治成了無骨架的政治，卻失之過軟的原故，軍事成了無皮肉的軍事，又失之過硬的原故。政治過軟則無人尊重，軍事過硬，則缺乏彈性，又為敗壞之由，轉背之詞，即發生脫節的麻煩。此種失敗的現相，無一不由我們沒有把握一種最利運用軍事與政治的據點，所發出來的糾紛。

我國軍事與政治支點最有效的地方，便是西北高地，即我們所謂的關中，我們若要把握關中，當然首要的，便是建都西安了。根據我們澈底的研究，西安的軍事價值極高，古代如是，現在仍絕對如是，在此所維持的軍事力量，必能充分的發揮政治的作用而達到最高頂點。在此種情形之下，軍事與政治不僅無脫節的危險，且能充分的打成一片，而完成有效的運用。那便是國家樹立權威最實際最有效的方法，也是中國走上富強大道之秘訣！

論 建 都

丘○良○任

晉濛生氏之言曰：（中興在乎得人，不在乎得地。漢遷許都而亡，晉遷金陵而存，拓跋氏遷雲中而興，遷洛陽而衰。唐明皇德宗再遷而曾盛，僖宗昭宗再遷而遂滅，宋遷臨安而盛昌，金遷燕州而淪胥。大抵有憂勤之君，賢勞之臣，遷可保，不遷亦可保，無其君，無其臣，遷亦可危，不遷亦可危。）（致方子白書）曾氏蓋僅注重國防上人的關係，而忽略其他的關係。首都爲一國的神經中樞所在，於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交通上均須佔有優越的地位，才能居中取外，長治久安。顯祖禹於地理最稱淹博，其論方輿形勢，視列朝建都之地爲重輕。我國歷代選擇都城之條件，不外三項：（一）國土中心，易於統制；（二）交通便利，物產豐饒；（三）形勢險要，可攻可守。第一項爲政治的條件，第二項爲經濟的條件，第三項爲軍事的條件，三層條件具備，才是理想的首都。歷朝建都最久的地方有六：

一、西安 起西周，經秦，西漢，隋，唐，共九百七十餘年。

二、洛陽 起東周，經東漢，西晉，後唐，共八百六十二年。

三、北平 起金，經元、明、清，共六百九十一年。

四、南京 起三國之吳，經東晉，宋，齊梁，陳，南唐，明初，共三百七十六

年。

五、開封 起五代之朱梁，經後晉、後漢、後周、北宋、金末，共二百三十一年。

六、杭縣 南宋，共一百四十五年。（見王桐陵著中國史）

中國文化起源於黃河流域，所以在政治上黃河流域亦常占優勢，而歷代王霸定鼎，也以在黃河流域為多。以上六大名都，在黃河流域的居其四，長江流域居其二。在黃河流域定都時代向長江流域無他都者垂二千餘年；在長江流域定都時代，黃河流域無他都者，只有明太祖建文帝三十五年。梁任公先生嘗論兩河流域建都氣象：「建都於黃河流域者，為外界之現象所風動，所重染，其規模常宏遠，其局勢常壯闊，其氣魄常磅礴英鷲，有凌風盤雲橫絕朔漠之概。建都於揚子江流域者除明太祖外，大率創業未就，或敗亡之餘，苟安旦夕者，為其外界之現象所風動，所重染，其規模常綺麗，其局勢當清穩，其氣魄常文弱。有月明畫舫緩歌輕舞之概。」（中國地理大勢載）我國漢唐文享武功之盛，咸稱漢唐，漢唐皆建都於長安，光武以尚儉著稱，不樂西京奢糜建都洛陽。北宋時代江淮農業經濟已很發達，汴河漕挽便利，遂都汴梁。元代以異族入主中華，來自朔漠，所以定鼎於燕京。明太祖起兵淮甸，利江淮之富，而都金陵。成祖竊封燕王，有混一漠北之志，遷都燕京，以經略蒙古，清室入關，遂依前明舊制。至於南宋南遁於強敵，遷都臨安，偏安之局，而無足論。歷朝建都，形勢如此，梁氏所論，不為無見。

抗戰八年，我國政治上進步很多，而經濟地理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動。過去經濟

國都問題討論集

重心由西北向東南移，是因爲海運和海運的關係：現在空運陸運突飛猛進，和後方工業水利的興起，經濟重心更自東南移向西北。總裁去年巡視甘寧，諸省歸來，報告國人：「吾國抗戰基礎在西南而建國基礎在西北」，當具有深遠的眼光。建國基礎既在西北，首都爲國本所關，自不能偏在東南。在勝利將屆，建國開始之際，這一個問題，實應審慎考慮。或謂中國經濟首都都在上海，欲控制上海金融，調劑國際盈虛，自以距上海較近的南京爲政治首都爲宜，殊不知上海爲資本主義對華經濟侵略的大本營，上海的繁榮完全多築在洋行買辦階級上，如果我國財政不能脫離了上海的依附關係，就永無自力更生的機會，而且不平等條約已經取消，租界也已收回，後方國際陸空路線，正在開闢，上海的貿易地位，必漸漸被昆明、南寧、迪化、蘭州，所分奪，經濟首都，復何可恃？國民政府定都南京，是違奉國父遺教。清政府下野，封建勢力，猶雄踞北方。所以國父力爭以南京爲首都，以奠立民國的基礎。現在時勢變遷，不能墨守陳規。西安爲歷史最久的都城，襟山帶水，規模宏闊，戰後建都，最合理想，茲將西安適於建都的條件略論如下：

(一) 當全國之中心。一國的政治首府，建立在國土中心，對於內政的統一，和維持經濟均衡發展，都有很大的關係。世界各國，如法、德、波蘭、西班牙、土耳其，其首都皆略當全國的中心。莫斯科在歐俄部份，也居中心。英國是海上霸主，全靠強大的海軍控海外殖民地，所以建都倫敦。美國雖倡門羅主義，實際上其政治經濟文化均無不與歐洲息息相通，而大西洋上又沒有敵國，故以華盛頓爲首府。

，中國幾何中心，爲甘肅涼州，將來收復台灣，則西安適當全國的中心，戰後復員問題，以及內政的整理，工業的建設，皆須通盤籌畫，因勢建置。新疆密邇蘇聯，資源富饒，爲西北國防重要地區，最近中央已派專家前往視察，着手建設。假使首都仍放在東南沿海之區，必有顧長莫及之慮。西安氣候適宜，無嚴寒酷暑之苦。日人阿部市五郎著地理政治學，謂世界政治上主要都市紐約、倫敦、巴黎、柏林、東京等，每年平均溫度均在五度至十五度之間，西安也正在這近十度的等溫線上。

(二)據天地之奧區。西安古稱關中，東有函關，南有武關，西有散關，北有蕭關，左據終南大華，右界斜谷首，中爲一大盆地，四塞險固，形勢天然，班固謂：「防禦之險，天地之奧區也。」(西都賦)實不爲過。我國東南沿海，爲求國防的安全，必須建立海軍，西北沙漠無垠，強鄰逼境，重慶邊防，宜占先着。任年西伯利亞鐵路完成。舉世震驚，軍車觀察家均謂非於蒙古新阿樂一平行鐵路，不能防外敵猝然南侵。筆者曾謂建立西北國防線，當在大漠一北，葱嶺以西，意即在此。移耕宜遠，綢繆宜先。綏靈經營，應以西安爲根本。關中自古爲勁兵健馬之區，漢武帝拓荒開邊，北地良家子，奏功常最。顧炎武謂：「關中無士非將，無民非兵。黃兔之士，古稱干城；斥候之妻，今常折賊。視天然百二之險，地藏九死之區，虜敢匪茹，踏我機阱，則外有疊嶂之禍，內遭覆巢之慘，其不畏之哉？」(天下郡國利病書)昔秦人據關中之地，遂霸西戎，統一中國，今後復興民族，再造富強之業，當以此爲始基。

(三) 擇交通之樞紐。中古歐亞交通，只有陸路。由甘肅河州出玉門，分天山南北二路，會於急傾。再經波斯伊拉克而達地中海，此古代國際路線，即以西安為起點。現在隴海鐵路為縱斷中國的交通線，政府正以最大努力使此路線向西延展，將來全線完成，由塔城與蘇聯土西路銜接，可直接達歐洲，歐亞交通，以經此線為最近，程期為最短。將來由太平洋以前往歐洲者，必將捨西伯利亞鐵路而循此路。實成路現在也在興建中；完成以後，可與隴海路遙相接連，成為縱斷幹線，此線也以西安為中心。遵照「國父建國計畫，中央鐵路系統之西安寧夏，西安重慶，西安漢口諸線完成，西安自更成為全國鐵路交通的總樞紐。今後航空事業發達，空中運輸亦可能改變中國的交通狀況。蓋前中國柏林間航空路線已經闢開，此線也是循河西走廊新強而達歐洲。將來空中列車與地上列車上下齊驅，皆以西安為總站。

(四) 係農產之沃地，中國是以農業為經濟中心的國家。糧食的供給對於政治軍事皆有很大的關係。張良贊成盡撤黜漢高祖都長安的理由是：「河渭漕挽天下，西給京師。」而冀奉勳元帝都洛陽，則以關東飢饉而言。李懷忠阻止宋太祖西遷，亦謂：「汴都每歲漕江淮米四五百萬斛，瞻量數十萬計。」關中有關雎涇渭澧澇潩潩八川之流，土地肥沃，棉花小麥，產量均豐。太史公謂：「關中之地，為天下三分之一，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史記貨殖列傳)秦始皇時，鄒陽開鑿涇水，溉田四萬頃，畝收常一鐘，名鄒國渠，漢武帝時，白公復引涇水，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名白渠，後漢遷都洛陽，此渠漸廢，民國十七年陝省大饑，水利學家李儀祉先生倡

護引涇修渠，於十九年冬開工，二十年夏工成放水，灌溉面積達五十餘萬畝。近來政府興修水利，不遺餘力，雖在抗戰時間，未稍停輟。已經成的有洛惠渠，計溉田五十餘萬畝，梅惠渠，計溉田二十餘萬畝。渭惠渠，計溉田六十餘萬畝。洛惠渠，計溉田五十餘萬畝。黑惠渠，計溉田十四萬畝。漢惠渠計溉田七萬畝，褒惠渠，計溉田一萬餘畝。各渠倘繼續修建，閘中可成爲全國的水利模範區域，自求無旱澇之禍。將來集體農場的試驗，亦以此區域最有希望。

(五)爲工業之據點。工業建設，重工業以煤、鐵、石油爲最重要，輕工業以紡織爲最重要，我國鐵的儲藏量以遼寧省爲最多，佔全國百分之八十七、七。煤儲藏量則以山西陝西爲最富，山西約佔百分之五十一，陝西佔百分之二十九。石油礦則甘肅玉門開採已有成效，陝西延長也是有名的油礦區域。陝西棉產豐饒，佔全國最大的棉產地，將來西安可成爲棉紡業的軍心。甘肅省爲羊毛生產地，蘭州亦可成爲毛紡織業之軍心。此外甘肅青新諸省畜牧事業，足供給全國的肉食料，視東南魚米之區，尤關重大。寧夏吉蘭秦鹽池，青海邊有湖濱湖均爲天然鹽產區，取之不盡，可供給化學工業的原料。凡此諸項，皆爲國家的重要資源，關係民生國本者，「建國之基礎在西北」，而西安實爲建國工業的重要據點。

(六)具都市之規模。近代城市建設理論已由城市集中而趨向分散原則，以形成所謂「衛星城市」或「城市系統」，而適合國防的需要。是以城市面積。必須擴大大西安附郭皆平原。秦都咸陽在現在的咸陽縣城東二十里，架橋渭上，以通南北。

漢都長安在西安西北十三里，隋代遷都於城東南三十里左臨灃岸，右抵渭水，稱大興城，唐代因之，遷元始元年（西歷紀元元年）長安人口超過六十八萬之多。史稱漢長安城面三門，皆通達九遠，以相經緯，衢路平正，可並列車軌，左右出入爲往來之徑，行者升降有上下之別。可以想見當時市政的規模了。將來興建新都，則西屆咸陽，東至臨潼，南抵五台，北臨渭水皆可劃歸市區，而名勝古蹟如灃橋，華清池，未央宮，雁塔，北原，皆包括在內。陂池相連苑囿相望，可使整個市區庭園化。

西安的適宜戰後建都，已如上述。論「全力戰爭」者，謂除人力，物力，財力外，「史力」亦爲戰爭的重要因素。「史力」就是民族自信心的源泉。我國數千年來聖賢豪傑的事業無不以西安爲重心。現在我們每年到民族掃墓節，政府派了大員致祭黃帝及漢武陵寢，卽所以追慕民族祖先，鼓勵民族精神之意。此我國唯一偉大歷史名城，實與我民族生命有不可分割的關係。以爲首都，寧非允當？以漢唐到治之規模，爲民族復興之基礎。開來繼往，責在吾曹。

戰後首都問題

張君俊

我國戰後的首都問題若能得到合理的解決，才是民族之福，因此我們對此不能不加以充分研究。我國過去首都由北京而南京，一二八之役，由南京到洛陽，淞滬協定之後，由洛陽回南京，二十六年放棄上海，由南京遷武漢，以後由武漢遷重慶，民國三十一年，而六七遷其都，這種變動對國家有無不良的影響，實在是應當考慮的。按首都乃是一國的政治神經中樞，應當擺在一個極端安全的地方，一旦搬動，便動搖一國國民政治心理，容易使之失卻自信。須知「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對於首都問題，總應不重蹈覆轍，方為賢明的舉措。

重慶即明令定為陪都，戰事一旦結束，國勢必遷出，而遷入永久的首都。根據一般人皆推測，南京將仍為正統的首都，因此，我們站在民族生物學的立場，才提出這個「戰後首都問題」，而不敢苟同一般的推論。

南京居長江之前，自古守長江者必先守淮河，此因淮河為長江之屏障，輕重得失，皆以淮河為樞紐，近之蘇州揚州為重鎮，四逼八達，水陸形勢，唾手可破，東吳不保淮南，晉兵由廣陵襲秦而吳亡，東晉經五胡之亂，江淮之間，如膏腴，合肥，淮陰，即為晉室重鎮，至陳宣帝，失淮陰之地，韓擒虎由金口采石磯而陳亡。至長江上游如九江，黃州，武昌，荊州，襄陽，為歷代金陵之重鎮。其兵費之多，不

國都問題討論集

濟淮南各鎮，防患之難。不異於淮南各鎮。外之啓王濬王渾之戎，內之啓王敦蘇峻之亂，慎而言之，重費多，重之則重，近之則寡，費兵多，則國不易強，費財多，則民不易富，我們根據史跡，即知南京不易防守了。

過去苟非安之局，決不與都金陵，孫吳都武昌，建業五十九年；東晉都建康一百零二年；宋都建康我十八年；齊都建康二十二年；梁都建康五十四年；陳都建康三十一年；太平天國都金陵十一年。以上的金陵；建康，建業，皆現在之南京；然則南京建都，不僅不能鞏固國本，反爲禍亂之階，我們若以中國歷史尙有可以借鏡之處，則建都之於都，實有再三考慮的必要。

再以戰前而論，南京所已受的威脅，已有目共睹，當江西左傾洪流暴發之時，幸中央以全力應付，假使稍失機宜，則左傾勢力北趨九江，東向南京直撲，則東南半壁，又必已脫離。昔者友三在漢口叛變，孫傳芳二次渡江，均爲險中之險，所以南京形勢，無險可守，自然防患難週，其內很難發生有效的作用。

再以此次中日戰爭而論，更知南京之脆弱。一聞國際有警，南京即須立刻遷都，否則便有無窮之危險。況其實在，我國海軍，尙待建立，既無海軍，我們根本不能建都海濱，這是不可不考慮的事實，又當現代飛機飛於它威力方的時候，我們即使建設了極大厚度的海軍，也不足以建都海濱。所以此次歐戰之經驗，英國雖有世界第一位的海軍，去年德國以四千餘架飛機，轟炸倫敦，英人危在旦夕，倘德人能繼續轟炸數日，英倫前途便可發生問題。英國三島，本係彈丸之地，首都雖不

欲建於海濱，亦無內陸可遷。但我國形勢不同，有的是內陸，即戰後能建設英國同等的海軍，也不該建都南京，而嘗試英人所已嘗試過的痛苦。然則首都應在內陸，乃為最安全的策略了。

尤有進者，現在是空軍發揮威力最大的時候，南京對於空防，絕無安全保障，挖地三尺，便水如泉湧，若我國再行奠都南京，一遇敵人空軍威脅，勢如束手待斃。為避免無謂犧牲，亦不應建都南京。

南京西北兩方有長江，敵人海軍溯江西上，整個城市即在敵艦砲火射程之內，一、二八之役，倭寇毀我上海，喪茹，吳淞；相繼失守，敵艦船馳千里，馳驟長江，下關一砲，中樞震動，若非上海協定，忍辱圖和，敵人海空兩軍威脅南京，指顧間之事耳！

對於政令之執行，我們亦不能完全忽略。南京地理位置，偏於東南，在過去對於西北，西南，東北，皆有鞭長莫及之感。戰後我國應糾正過去一切錯誤，而位置中央政府於全國適中的首都，這才能控制全國。所以為政令統一，與指揮靈活起見，南京不可再為首都。

須知面積太大國家，首都應該適中，交通不便的國家，首都更應適中，中國是面積太大的國家，亦是交通不便的國家，我們既具備這兩個條件，所以戰後的首都，不成問題的，應該適中，假使我們戰後仍奠都南京，對於邊疆各省之距離，必無法克服。距離不能克服，鴻溝必日益加深，此種情形，對於邊疆之統制，必發生致

命的打擊。

南京在北緯卅二度，故氣候常熱而濕，不及北方之優越，南京夏季太陽下溫度與室內溫度比較，相差不多，西安太陽下溫度與室內溫度比較，則相差二十五度，蓋南京空中溼氣過濃，經太陽晒熱，歷久不散，一經流通，室內室外，皆充滿傳熱之溼氣，故內外溫度相近。西安空中潮溼稀，雖然晒熱，不易歷久不衰，故傳熱之機能較弱，以太陽下之溫度雖達百度，但室內溫度亦只七十五度而已。而南京熱時過長，華氏表六十四度以上之溫度，常七月餘而不衰，故為完全南方次熱帶之氣候。南方氣候，乃民族生理健康之大敵，我們若要提高民族素質，而使智力體力得到均衡發展，就應離開南京、而建都北方，方符合民族生物學的原理。

戰後如仍建都南京，政府有意無意之間，必又側重東南之發展，是沿海城市，又重整旗鼓，而在最短期中，東南將又為我國經濟重心，國際戰爭再起，勢又難免遭受威脅。關於此點，我們站在民族生物學的立場，一再警告國人，東南之繁榮，不是民族之福，反為民族發展中最大不幸的障礙，東南愈繁榮，全國優秀的人力，愈向東南移動，殊不知該處優秀人力愈多，彼優秀民質生理的退化亦愈大，須知劣等民質之退化，自不值得注意，但多數資本優秀的民族偏向東南移動，而不知不覺的走入了東南最不利於民族健康的地理環境，而使進佔者一再變為智力體力不能平均發展的民族，實則中國莫大的損失了！

我們把地圖打開一看，世界一切富強民族的民族和他們的都城皆在北方，一切

國不富而民不強的民族和他們的都城皆在南方。倫敦在北緯五十二度；華盛頓在北緯三十九度；莫斯科在北緯五十五度；柏林在北緯五十二度；羅馬在北緯四十三度；東京在北緯三十六度。我們再列舉北緯三十三以南的南方民族如泰國，緬甸，越南，印度，尼泊爾，不丹，伊朗，阿富汗，埃及，摩洛哥，墨西哥，古巴，菲律賓，台灣，等民族，皆與長江流域，或珠江流域同緯度，他們皆為民族單位，誰也不能否認，但他們在政治能力發揮上，皆受北方民族之支配，此是說明任何優秀民族，一經跨進南方，便被南方地理環境所限制，而成為智體不平均發展的畸形民族，我們若要避免這種遠，便不應建都南京。

我國北方氣候最宜於科學文化之發展，南方氣候只宜於高度農業文化之培養，若不了解此點：反其道而行，未有不歸失敗的。所以我們堅決主張我國民族應作地理環境之調整，戰後從速建設北方，吸回南遷之優秀民族。此點之能否成功，又在我們能否舍棄南京為首都了。

中國的國防建設，以南北為秩序，我們應先建設北方，然後建設南方；以流域為出發點，我們應先建設上游，然後建設下游，此因上游之建設之後，然後才可以掩護下游的建設。華北建設了，然後可以掩護華中的建設，亦正如華中建設了，然後可以掩護華南的建設，但不幸得很，我國過去的建設，以南北為秩序，是先建設南方，然後建設北方，以流域為出發點。是先建設下游，然後建設上游。此次抗戰，所謂南方的建設那裏去了，所謂下游的建設又何處去了。不發敵人摧毀，即被敵

大利用。這是我們過去的大錯，假使戰後仍都南京，這種錯誤勢必重演，我們爲糾正國防建設的錯誤，所以主張放棄南京，而建都北方。

現在要問的，不建都南京，是否違反總理遺教，關於此點，著者曾請教於張溥泉先生，據說總理在時，曾謂中國如只有十八省，建都南京未嘗不可，但爲統制全國起見，應建都西北，若欲對亞洲起作用，應當建都於新疆。民國元年設臨時政府於南京，蓋係因地制宜，總理爲眼光遠大之政治家，對於首都問題，從不作肯定措詞，這是給予後來國民一種因時因地制宜的選擇機會。我國戰後，全國打成一片，自非偏安之局可比，自然無須遷回南京，此不僅不與總理遺教相抵觸，反能發揚光大總理不死的精神。

南京既不宜作首都，已如前述，然今後到底應以何處作首都？這是我們急待研究的問題。在未提出具體答案之前，應當決定基本原則，爲選擇首都之指針，任何地點若其原則符合，便可選爲首都。

戰後首都應有的條件：

- (一) 以高臨下，控制全國。
 - (二) 地點適中，易行政令。
 - (三) 進可以攻，退可以守。
 - (四) 難受國際陸軍威脅。
 - (五) 不感國際海軍威脅。
 - (六) 便於防空，不畏轟炸。
 - (七) 一勞永逸，不再遷都。
 - (八) 便於掩護全國建設。
 - (九) 提高民族自尊氣節。
 - (十) 有關和民族感情之作用。
 - (十一) 促成民族生理之改造。
- 以上各點，皆爲戰後首都應具之條件，任缺一項，皆不宜作首都，李爾尼翁以上各條件的地點，恐怕僅有西安了。

國都位置與地理中心

陳爾壽

當茲抗戰勝利在望之際，建國大計亟待決定，而戰後國都位置之選擇，關係尤屬重要，此邦畿首善之區，襟傾萬方，其地位之優劣，影響至鉅，故不得不慎重考慮，多加研討。本月五日丘良任先生在大公報發表「論建都」一文，主張我國戰後首都應置于西安，列舉六大優點，以為根據，本月七日張君俊先生又發表「戰後首都問題」一文，係以民族生物學家之立場，認為南京不宜建都，主張建都北方，以提高民族素質，筆者願以地理學之立場，一論我國戰後首都之位置。

南京為中國首都，固偏東南，以西安為中國之國都，豈不太偏西北，丘良任先生所稱西安「當全國之中心」，在疆土的幾何位置上，西安較諸南京，北平，武漢，重慶諸大城市，固距鄂武威（我國之幾何中心）較近，但不知西安距離我國自然與人文綜合之地理中心則已遠。立國之要素，非僅土地一項，而人口，經濟，國防，交通等要素均極重要。觀乎華盛頓，倫敦，莫斯科不居于該國疆域之中央，固無害其強盛統一之道。西班牙之瑪德里，居于幾何中心，而內亂頻仍。由此可知，國家興衰，與首都位置是否在國土中心，並無關係，太史公曰：「關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然量其富什居六，」秦漢都西安，是居財富中心，而非土地中心甚

欲論一國之經濟建設與國防形勢，必先了解全國之基本地理事實，方不致空言蕪着。我國海疆長一萬九千公里（合島嶼計算），陸疆長一萬五千公里，境內地形參差，氣候不一，人口物產之分佈亦有極大之差異，因此地理中心與幾何中心自難合一。近二十年來美國與蘇聯之地理學者，對於各該國基本地理要素之中心分研究極詳，特創地理中心（Centroid）之說，介紹于世。其法係將全國小區域之統計數字，用數學方法分類計算其中心，繪于圖上，觀其分佈區域，用作政治經濟建設之參考。時代不同，其中心移動之趨向，亦可一目了然。筆者近一年來亦曾將中國之地理資料研究計算，獲得如下之結果：（曾在本年七月中國地理學會年會中提出報告）

（一）疆土：根據曾世英先生之推算，全國面積為一一·一七三·五五八方公里，其中心在甘肅省武威縣屬，約當北緯三七度五八分，東經一〇三度一二分。

（二）總人口：根據民國二十七年內政部全國各省分縣之統計，總人口為四七一·一四五，七六三人，其中心在鄂北禮山縣與黃安縣之間，約當北緯三十一度三十分十八秒，東經一一四度三〇分二秒。

（三）農戶：根據民國二十四年中華農民統計提要，全國二十六省農戶之統計數字，農戶總數為六〇，〇四五，七〇〇戶，其中心係在河南省濬扶縣，約當北緯三二度三七分，東經一一四度五八分。（內缺青海西康兩省之農戶數字，該兩省已非正規農業區域，農戶甚少，影響中心之位置無多，雖缺亦不妨。）

(四) 都市人口：根據沈汝生先生所著中國都市之分佈，(地理學報四卷)，全國人口在五萬以上之都市共一九三個，計有三一·九二五·六五〇人。其中中心在安徽廬江縣境，約當東經一一七度一〇分，北緯三一一度二〇分。

(五) 高等教育：根據全國第一次教育年鑑，當民國二十年時，全國各大學專科在校之學生負責人數計共五〇、二二四人，其中中心在安徽六安縣境，約為東經一一六度一一分，北緯三二度。(今日此中心點必移向西南。)

(六) 總耕地：根據民國二十四年中華民國統計提要全國二十六省之耕地數字(缺青康兩省)，總數為八、一八四·九四七·〇〇〇畝，其中中心在河南太康縣境，約當東經一一五度五分三二秒，北緯三四度二分三〇秒。

(七) 旱地：根據資料同上，全國二十六省旱地面積為六·一五三·二七五·〇〇〇畝，其中中心在山東冠縣，約當東經一一五度三〇分一五秒，北緯三五度三二分四秒，此一點間接可代表雜糧麥類之產量中心。

(八) 水田：根據資料同上，全國水田面積為二·〇三一·六七二·〇〇〇畝，中心在湖南臨湘縣境，約當北緯二九度三六分五六秒，東經一一三度三四分，此點可代表稻米產量中心。

(九) 國賦：根據財政年鑑及二十六年四川建設統計提要之資料，全國各省田賦以一二一·六三〇·〇〇〇元計算，其中中心在河南固始縣境，約當北緯三一一度五六分七秒，東經一一五度五六分二五秒。

(十) 鐵路：根據二十六年全國工程紀錄表及日本帝國主義與東三省二書之資料，在抗戰以前，全國已成鐵路約二〇・八二一八里，其中心在河北省大沽口以東之渤海內，約當北緯三九度，東經一一八度。

(十一) 公路：根據二十六年全國工程紀錄統計，抗戰前已通車路線，全國共長一一〇・九五二公里，其中心在河南省泌陽縣境，約當北緯三二度五〇分，東經一一三度五〇分。

(十二) 內河輪航：根據中華民國新頒分省圖之全國內河航路一覽表，全國可通輪船之航路，共長四二・二四九里，其中心在安徽桐城縣以南，約當北緯三〇度五五分，東經一一六度四〇分。

(十三) 鐵儲：根據全國第五次礦業紀要，我國鐵儲共一・二七五・八一五・三〇二噸，其中心在遼寧省鞍山附近，約當北緯四一度，東經一二三度，因該區鐵儲。即佔全國百分之七十以上也。

(十四) 鐵產：根據資料同上，抗戰以前，全國鐵產為二・二七五・〇三一噸，遼寧佔半數以上，今日該區產量必更多，故全國鐵產中心點亦在遼寧省鞍山區內。

(十五) 煤儲：全國煤儲量總共二四〇・八四七兆噸，其中心在山西省離石縣境，約當北緯三七度三一分，東經一一一度二〇分。

(十六) 煤產：抗戰以前，全國煤之產量為三七・六五七・〇〇〇噸，其中心

國 都 問 題 論 集

在河北省開灤境內，約當東經一一八度四〇分，北緯三九度四五分。

其他森林，畜產，石油，因分縣小區域之統計資料不全，故未計算。

上述各項地理要素之中心，以人口，農戶，田賦，耕地為我國立國之本，四項關係亦最密切，其中人口，農戶與田賦三中心之距離最近，皆在豫鄂皖三省邊境。我國農民人口佔總人口百分之七十五，分佈區域，以黃河流域及長江流域最為主要。因此農戶中心較總人口中心略偏東北，頗為合理。田賦可表示土地之富力，其中必在總耕地與水田之間，此即表示稻米區之富力遠厚于旱作區。高等教育人口之中心，略可見人才之偏向。由上述諸中心分佈之區域觀之，江淮之間，豫皖鄂三省毗鄰地帶乃為我國之地理中心區。至若重工業中心區則非遼寧河北與山西莫屬。鐵路與公路之中心，可以因人為之努力，使之移動。在交通尚在建設中之我國，其位置每年必有變動，故價值較低。我國具有作為戰後首都之諸大城市，如南京，西安，北平，武漢，重慶。距離上述各中心之遠近若何，茲作表如後，以便比較。（距離單位為公里）

中心名稱	南	京	武	漢	西	安	北	平	重	慶
總人口	四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農戶人口	三八〇	一一〇	一一〇	一一〇	一一〇	一一〇	一一〇	一一〇	一一〇	一一〇
都市人口	二二〇	二八〇	二八〇	二八〇	二八〇	二八〇	二八〇	二八〇	二八〇	二八〇

國都問題討論集

高教人口	一五〇	三〇〇	八〇〇	九〇〇	一〇〇〇
總耕地	四二〇	四〇〇	五五〇	六五〇	九〇〇
旱地	六〇〇	七〇〇	六五〇	四〇〇	一三五〇
水田	六〇〇	一〇〇	七〇〇	一、二〇〇	六五〇
田賦	三〇〇	二五〇	七〇〇	九〇〇	九五〇
鐵路	八〇〇	一〇〇〇	九五〇	一五〇	一五〇〇
公路	五五〇	三〇〇	四八〇	八五〇	七五〇
內河輪航	五二〇	二〇〇	八五〇	九五〇	一〇〇〇
煤產	八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二〇〇	一六〇〇
煤備	九〇〇	八〇〇	四五〇	五〇〇	一〇〇〇
鐵壘鐵儲	一〇五〇	一四〇〇	一四五〇	五八〇	二、三〇〇
平均數	六一四	五七〇	七五一	七六六	一一〇〇

由上表之平均數字觀之，此五大都市對於出任戰後國都之價值，優劣立見，距離我國地理中心最近之都市，乃係武漢，而非西安也。丘良任先生以西安「為天地之奧區」故選之為首都，並引西都賦為證，殊不知西都賦時代之刀矛劍戟與石砲雲梯。並非二十世紀戰爭中之利器，吾人今日建設國防，應以重工業為基礎，未來之國家乃軍艦，飛機，大砲。坦克，具此國防，則我國任何城池皆為「天地奧區」。張君俊先生懼于此抗戰南京陷落之速，遂畏海洋，而倡大陸安全論，殊不知陸疆

不固之時，高原之上，戰車坦克亦可滾滾而來，飛機空襲更無遮擋，漢時兵威強盛，故能所向無敵于大漠之外，宋則武備不修，則亡于北方之強敵，豈非歷史之殷鑒乎？若不設法于全國國防工業之建設，而思以一「層高牆」下，不受敵海陸軍之威脅，便于一防之地，則地無此地，有之，則八千八百公尺之埃非爾士峯頂，或可「一勞永逸」。當此建國之初，應具大無畏精神，若心懷畏懼，何能「提高民族自尊氣節」？

至于「民族生理之改造」，董時逸先生提倡多畜乳牛，改良食物，確是約論。惟中國發展乳牛業（Dairy Farming）之區域，仍在東南，不在西北。不說農業地理者所怪之。世界中乳牛業著名之美國東北區。丹麥。荷蘭，紐西蘭，奧州東南角，年雨量皆在七五〇公厘以上，此四乳牛所當需潤澤之長草，非若我國西北乾燥區之短草，乾草，或僅存草，雖有牧畜，不能亦不豐，不足供東南半壁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六之需要。他若魚類。海產。豬鵝之屬，西北亦無。筆者認為改造民族健康，一為改良營養，二曰提倡體育。縱使西安之空氣較南京。武漢為佳，則淮河以南二萬萬以上之人口又如何遷往西北以資享受？豈首都以外之「南方」同胞無須使「智力體力得尚衛生發展」耶？

稱西安為農業之沃壤，亦抹煞全國農業生產之事實。我國人民主要食品為米麥兩種，陝西除漢中盆地而外，幾無米產。關中平原雖有小麥生長並不豐富。據中農所民國二十六年全國小麥產量統計，陝西全省之小麥不足全國百分之四，二十四年

產量既高，亦僅五分之二，六而已。西安年雨量為五五二公厘，變率達百分之三十，遇有兩次失時之年，即大饑，今水利振興，民生已漸改善，但欲與東南爭經濟重心，則難可施。宋都南京，明都北京，皆須仰賴江淮之漕米，以資接濟，苟今後冀都西移，則海、平、武、濟、浦諸河路必將為之開運米車矣。論工業建設，西安距鐵道中心最近，又無煤礦之水源輸輸，雖近煤源，希望亦屬有限。

若論交通，則武漢鐵路西安，條件更甚優越。論鐵路則平漢粵漢，北通東北寶庫，南下港粵商埠，不僅為我國交通之骨幹，抑且為我國經濟之動脈，將來實業建設計畫完成，更有漢口新洋港，漢口西安，漢口南京，漢口海州，漢口芝罘，漢口黃河港，武昌福州等七線由此輻射而出。論空運，武漢如以一千公里作飛行半徑，則北可及平津，南可達香港，東可至京滬，西可至成都，西北可及天水，西南可達南寧，若半徑增至一千五百公里，則昆明，康定，蘭州，瀋陽，朝鮮，台灣皆在圈內。如以西安為航空中心，一千公里之半徑，西北可至武寧與青寧，東南則不能及上海與廣州，一千五百公里之半徑，北可及庫倫，南可及香港，但尚不能及台灣與新疆。兩者各有利弊，惟航空之差不過數小時，關係不大。論水運，則武漢遠居優勢，長江浩漭，一如長海，夏季洪水期中，萬噸商輪可泊城下，上通西南建設中心之重慶，下接全國最大商埠之上海，輪舟交織，貿易必盛，武漢兼其河港海港之地位，控鐵路之中心，無論開發西北，重建東北，控制東南，建設西南，無不便利。若與華僑第二故鄉之南洋互通聲息，亦不隔膜，以此建都，有何不宜？

西北歐西風帶之氣候與亞洲大陸季風區之氣候，基本因素根本不同，欲在緯度上比較國都位置之得失，毫無意義。倫敦柏林皆在北緯五十度以北，其氣候條件與同緯度中國黑龍江之呼瑪漠河豈可相提比論。羅馬位于北緯四十三度，屬于地中海氣候，一月溫度約為攝氏八度，七月溫度不過二十五度。同緯度中國之瀋陽，一月溫度為負十三度，七月溫度為二四，七度。在年較差上相差甚大。華盛頓位北緯三十九度，一月溫度為攝氏十度，七月溫度為二十三度。同緯度中國之北平，一月溫度為負四。五度，七月為二六，四度，兩者亦不相同。中國高緯度之地點，無西風暖流之調節，冬季自不免苦寒。倫敦，華盛頓皆屬海洋性氣候，又得暖流之賜，故冬無嚴寒，夏無酷暑，我國僅昆明差堪相比。若論西安，則一月溫度為攝氏負一。三度，最低可至負一四。二度，七月為正二八度，最熱亦曾至四五，二度。西安大陸性氣候之性質雖尚不嚴重，但風沙乾燥之苦，已甚明顯。漢口一月溫度為三。九度，七月為二八。八度，夏季較西安熱期為長，亦係事實，但廬山在望，可以避暑，如欲以緯度地位或氣候乾濕冷熱之條件，以定國都之位置，未免捨本逐末。

若論「史力」，今昔時代不相同，漢唐偉業，吾中華子孫自當使之發揚光大。惟今日列強無不在爭海洋霸權，吾英勇男兒更應有創造歷史新頁之抱負。封建大帝國之思想，已在長安北平埋葬，共和革命之精神，乃係武漢創生。以起義革命之地立為國都，則「史力」何等新鮮充沛。至于國都之建置，全在人為，理想中新都之人口當在一千萬以上，氣象壯闊，建築宏富，不僅為中國之首城，抑且為世界最大之都焉。

武漢與西安孰適於建都

龔德柏

戰後首都建於何處，誠爲一大問題，有識之士，均有研處之義務。最近大公報曾發表三篇文章，兩篇主張建都西安：一篇主張建都武漢。關於建都西安。大多數人均有此同一意見，我也是其中一人。終於主張建都武漢恐國人贊成者不會很多；而發表這種主張的陳爾壽先生，其理由並不充足，頗難自圓其說。我願就此問題，略述所見：

我以爲建都問題，是國家萬年大事，討論者應該絕對以國家萬年大計爲前提，決不應以私人利害爲出發點。我在南京有一座房屋，戰前係由新華銀行借款建築，現在要值百餘萬元。我若爲保持這座房屋的價值，應該以南京係祖父所指定的國都爲理由，主張仍都南京，他人殊不便反對。而在武漢有地產的人，當然也有主張建都武漢的必要。但這都不是爲國家着想，所以我不主張建都南京。

中國歷史上有件討論建都問題的大笑話。卽梁武帝的兒子蕭繹。坐觀他的父親被侯景逼死，後來王僧辯等把侯景解決，他殺了他的兄弟姪子，繼承皇位，他原來受封江陵，（卽今沙市）一日召羣臣討論建都問題，周弘正王褒等主張回都建康，（卽南京）時羣臣多荊州人，皆曰，弘正等東人，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弘正曰：東人勸東，謂非良計；西人欲西，豈成良策。蕭繹大笑。後來終爲荊州人太多，主

張勝利，蕭繹竟決定都江陵。不到三年，就被宇文周解決，他的姪子蕭智，受周人保護，許其在江陵駐兵，又作了極短期間的小朝廷。這是中國歷史中正統之君所建都城極短命的一個，足見地方觀念影響建都問題，有百害而無一利。假使蕭繹不爲荊州人的地方觀念所左右，回都南京，決不致淪亡得那樣快。

江陵卽古荊州，是湖北的一部分，在武漢之西約三百公里，有上述一段笑話，足以證明荊州決非大中國首都應建之地。當然，江陵不就是武漢。江陵不適於全國的首都，不一定武漢也不適宜。但讀史方輿紀是中國極有名的巨著，曾說：「以天下言之，其勢在襄陽，以東南言之，其勢在武昌」。清代曾國藩胡林翼，卽奉此信條，以武昌爲征營東南的根據地，竟告成功。是武漢僅能控制東南，而不能控制天下，從古爲然，今後亦不能例外從武漢不能控制中國本部十八省，何能控制邊疆各省？中國若甘願爲東南半壁的小朝廷，建都武漢。尙無不可。若欲控制目前的全中國，絕不適宜。

陳爾壽先生以目前的武漢，近於全國人口，農業，交通等的中心，認爲武漢應爲中國將來的首都這種理由殊太勉強。因爲首都爲萬世的問題，決不能以目前的情勢，衡量萬世。有些事情，在當時看，似爲有利；而在數十年或數百年後，則有大害。舉其大者言之：如唐朝的府兵制度，其本身實爲極良改制，現代國家的徵兵制，實與府兵制大同小異。但唐代因承平日久，運用這種制度不良，發生毛病，於是近視的當政者，不允征制度本身設法糾正，竟欲根本推翻以爲快。到玄宗時代，張

說遂建議廢府兵制，而改招募。在當時曾受一時的小利，但中國的大禍，即伏於此。因為唐兵制廢棄，致安祿山之禍一發不可收拾。接着藩鎮連兵，禍亂竟至唐亡；而五代亦繼續混亂。宋代雖統一，但因無法恢復府兵，遂一蹶不振。直至現代，亦不無受其影響，假使唐以後的政治家，知道府兵制度歷萬世行之，方能立國，遇有毛病發生，只求本身的改進，則唐玄宗以後之中國歷史，當完全改觀無疑。至少不致那樣衰弱不振，而兩次亡於異族。張說才兼將相，在當時廢除府兵制，為衆人所推崇，其禍尚如此之大且烈。而況才不及張說者，妄作主張，在當時已見其害，而況數十年數百年之後呢？所以國家大事，最忌近視，非有遠大眼光不可！

陳先生舉出總人口中心在鄂北禮山縣，認為應建都武漢。我則以為正因為人口中心偏重東南，應建都西北，才能開發西北，使西北空無人烟之地，漸漸有人居住，以挽救此種偏重東南之勢。農業中心之應改進，亦同上理由，若謂目前人口中心在湖北；農業中心在河南，就應建都武漢，則他日因注重東南之故，沿海各港口，人口更趨密集，人口中心更趨東南。農業因肥料農具與科學的發達，東南更會發達，中心愈趨東南，難道首都也隨之向東南遷移嗎？所以目前的人口農業等情勢，決不能為決定國都的根據。今後以人力糾正這種不合理的趨勢，為我們的任務；決不宜順應這種趨勢，以增加國家的困難。至於目前的交通中心，偏重東部，尤宜趕快糾正，更不能以這種理由，而主張建都武漢。陳先生主張建都武漢的理由，適足為主張建都西安的幫助。

陳先生駁張君俊先生主張建都西安說：「陸防不固之時，高原之上，戰車坦克，亦可滾滾而來，飛機空襲，更無遮欄」。當然陸防重要，若無陸防，喜馬拉亞山嶺建都，亦會被坦克攻陷。但這是比較的問題。武漢一水之便，夏季洪水期，水位總在三十五尺以上，三萬五千噸大戰門艦，可以溯江而上，直到武漢。這次戰爭，日本不用戰鬥艦衝到武漢，一舉把我們解決，是他的海軍敵人太多，他的主方艦一擊也不能犧牲，否則海戰會因一艦之滅弱而為敗。所以他們慢慢由陸地進攻。假若他們有多少冒險的精神，來一隻主力艦，領導若干小軍艦，溯江直上，先用掃雷艇掃除中國的水雷，恐怕武漢早被攻陷，不待二十七年十月底了！至於中國的封江辦法，那才真是危險而無效。幸遇江陰封鎖時，係在退水時期；馬當封鎖也於洪水期前被攻突破，並且那年水位平穩，並無猛雨使江水猛漲，否則南京武漢成為湖底，還能繼續抗戰麼？所以江防之難，較之陸防超過十倍。至於西安，在目前陸防幼稚時代，還未被敵騎蹂躪，較之武漢已被敵人攻陷五年，究有天淵之別。所以西安在國防上究較武漢安全多多，這是任何人應該承認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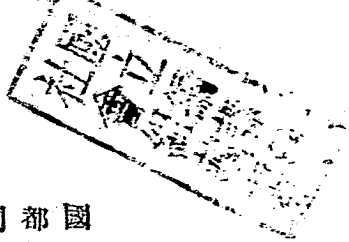
至於空襲，我們想及武漢時代，不禁悚然生畏。那個地方既少山地，可以掘山洞；又因距水海太近，不能掘地洞，僅有坐以待斃。幸遇有租界，敵人還不敢亂炸，我們還能生存，否則多數知識份子恐怕都要犧牲了，中國還能繼續抗戰嗎？西安土厚，任何地方可掘地洞，雖屢受空襲，而損失甚少，決非武漢絕對不能忍受轟炸可比。所以由空防說：武漢也絕對不能與西安相提並論！

武漢還有一種大缺點，即夏季太熱，任何人都難忍受。中國全國，除吐魯番外，以武漢為最熱，尤其晚間絕不轉涼，均須露宿，影響人民健康甚鉅。這點陳先生亦不能不承認。但陳先生主張夏天往廬山避暑，真是笑話。暑氣不能忍受，須往廬山避暑，則應在廬山建立署都，官署住宅，均須與武漢同等方可。否則只有部長次長可以住廬山避暑，司長參事以下在武漢受罪，全部公務停頓。一年有三個月停止辦公，尙復成何事體。僅這一點，武漢絕無建都的資格。

我認爲武漢絕對不能建都，若都武漢，則南京首都可以繼續，決無遷建之必要。因爲南京雖熱，却較武漢好得多；而且時間短得多。其餘的條件，也相差不遠。而是現成之局，不必多費許多錢再建築官署住宅等等了！

戰後首都不遷則已，遷則以西安爲第一，北平次之，武漢絕無資格。西安爲中國最良的古都，已有許多人說過。五代以後，不能都西安者，是交通問題無辦法。宋太祖曾對其弟太宗說：須先遷洛陽，再遷長安，以爲子孫謀萬世之安。但後來竟不能實行，是宋代集中數十萬禁軍於首都，每年所費糧食，須取給於東南各省，運到開封，已很困難，運到洛陽，當然更困難，要運到長安，當不可能。所以宋太祖的遠大計畫竟成虛願。元清以北方民族先據北平，當然立爲首都。明代都燕，也是因元之舊；而成祖封燕，已成第二故鄉，臣下又多北人，所以最初以燕爲行都，數代之後，遂成永久都城了！

現在民國肇基，又經這次大難，當然更應謀萬全。至少宋太祖的眼光，應該有



國都問題討論集

的。建都西安，利益遠多於弊害。而西安最大缺點的糧食不足，有鐵路運輸，毫無困難。陳先生以平漢津浦隴海各鐵路須開運米專車爲言，真令人莫明其妙。若以糧食不足，卽無建都資格，則英國應不都倫敦而都仰光。仰光爲糧食之大出口地，不免爲殖民地；英倫爲糧食之大入超國，不失爲強國之都城。其實任何都城，都不產糧食，不過輸入地方有遠近罷了，何必均取自近地方便利呢？不但隴海等路須運糧食，將來尙須建築若干條鐵路，以供給西北糧食。如由四川到陝西之某某鐵路，已在建築；將來再由沙市經襄陽，老河口等地，以達西安之路，不論運輸糧食是否需要，亦須建築。將來平時戰時，西安均不致缺糧。這較之倫敦一遇戰爭，任何時均有飢餓之虞，不啻天壤之別。英國既不以英倫三島缺糧而棄之他遷，則我們爲求國家萬世之安，而建都西安，殆爲有遠見者所應爲。區區糧食不足，何足道哉。

陳先生謂西安較爲寒冷，且風沙乾燥。不適於建都。我以為惟其較爲寒冷，且風沙乾燥，才適於建都。國都在武漢，當然許多知識分子都漸適合於武漢冬季溫暖之氣候，而軍隊亦以東南人爲多。萬一須對東北西北方作戰，因不適於寒冷，只有慘敗。西安之寒冷風沙，我們以爲求之而不可得；且嫌其不甚寒冷。多數人才，平日服務首都，可漸適合其氣候，而軍隊中之東南人，亦宜使於西北寒冷之地訓練，以鍛鍊其體格，使適合於寒冷之氣候。東南有事，這些軍隊固可用，東北西北有事亦可用，然後方能安全。否則夏虫不足與語冰，南方之兵，一到北方，卽成廢物，只有任敵解決。這次穗軍在蘇冬季的慘敗，已足供我們的教訓了！然則西安之寒冷

風沙，豈是壞條件嗎？

陳先生以西安距煤產中心雖近，距鐵產中心則遠，認爲不適於建都。這也是不合理的議論。中國東北所產之鐵，均爲貧鐵，在普通條件下，不適於製鐵。卽不得已而用之，亦可將製好，運至首都應用，決不宜以首都遷就製鐵中心地。况以對遼寧而論，西安固較武漢略近，決不影響國都資格。且中國地域甚大，未知鐵礦不知有多少，決不應以現有鐵產，論將來國都問題。是距鐵產中心較遠，毫不影響西安國都資格。

陳先生所舉武漢建都之根據，除水運較便一項外，無一有充分理由；反之，其反對建都西安之理由，亦無一非勉強，或顛倒因果。我認爲這種議論，不適宜於國家，所以略爲論述。至我個人，既非西北人，生平又未到過西安，當然無絲毫私人利害可言。惟由良心上，覺西安爲中國萬世最完善之首都，所以主張建都西安；而絕對反對建都武漢！

定都之我見

柯 瓊

一國定都，盛衰安危所繫，凡由北而統治南者強，南而以統治北者弱，而亡國隨。以世界地理論，凡國都位置在北溫帶各大國，以其全國土地面積分布之比較，大抵國都多屬於北方，美之華盛頓，蘇俄昔之列寧格勒今之莫斯科，土耳其之安卡拉，德之柏林，中國舊都之燕京西安，莫不皆然。

惟島國與海軍國，以及近熱帶，與熱帶上羣島國，關於特殊形勢，可以例外，如即島國與海軍國，蘇有陽地者，其發源之首都，亦必置於各屬地之北。中國按之歷史，歷代大一統之國，必都北方。古來吾國答此問題，有一似澈底實非澈底，當知然不知所以然二句鐵案，即「居高臨下，高屋建瓴」是也，此二句鐵案，迹其外延顯例，本來如是，究其內容真理，殊為不然，試根據現代之地理，生理，心理，生物，歷史，軍事各學，答覆此問題。

第一有方之說，為中國大江以南，地面水氣真飽和而溫暖，所生動植物細胞組織，大體浮鬆而軟脆；大河以北空氣質點稀薄而寒冷，所生動植物細胞組織，大體結實而堅強，是以南北兩方氣候不同，民性劃然而分。北人南走，壯實者，往往變為羸弱；南人北居，虛弱者，往往變為壯實。凡一國之國都，蒼卒南北東西英才，中央政府人員，精神強固，則國事日趨振興，中央政府人員，筋骸衰懦，則國

專日臨顧廢，勢所必然。

第二有徵之說，爲凡生物皆有回陽之性，究動物進化至於人乎！人出北門，則心胸闕起，不覺悵悵而呈寂寥之感：人向南行，則意緒興高，不覺欣欣而生愉快之情，此人人應有情感，人人應有心境，且南人心理，想到大河以北，不無浩浩平沙，青草不生慘象；北人心理，想到大江以南，如見春水綠波，雜花生樹芳辰，所以由河北南征江南，人慳之易；由江南北伏河北，人情之難，地理然，心理不得不然。余南人也，北居有年，頗解南北民性風俗氣候物產之異同長短，且證之植物，動物，礦貨，地理，氣象，歷史，軍事諸學，不爽毫釐。

且今中國海軍未興，寇敵未平，。凡近海岸線，如燕京。金陵，祇可權作臨時之都，不可長爲久安之計。燕京雖偏北方，爲數代故都，且隣近海岸，建都已久，仕宦習氣，封建腐染，充滿人心，影響所及，敗國喪家。金陵建都，南朝殷鑑非遙，而鄰近申江，今滬上萬國商案所匯，市井流氓之習，氤氳表裏，奢侈淫靡之象，瀾漫街衢，國都與近，奢俗侈人，關係國家甚大。若夫以金陵，漢口，重慶。洛陽等地，擇其一二，永爲陪都，布置海陸空諸軍，鎮制長江，聯絡其重西南北鐵道，而以西安定爲正都。西安民性强悍，飲食風土環境，自古然也，由是逐漸建設交通，徐匯集其南北東西英才，而呼吸之以乾燥之空氣，演進之以寒冷之鍛鍊，變之用牛羊肉之食品，換之以麥菽菜之麵飯，車騎駟鐵，擊劍試馬，民風國俗，國家以其天然風土，陶冶人士，變化氣質，訓練全民，此中影響遠大，概經誠不可思議者也。

且秦隴北有內外雙爲之屏障，西有崑崙葱嶺而爲之藩籬，南通川滇兩粵資源，東環三省兩河險阻，沂帶燕魯豫之平原沃野，遼碣遼吉黑之物阜民豐，無事則生聚教訓，繁榮民族，有事則調兵遣將，號令神洲，天府之雄，度量較稱，咸宜今古。况重工業之原料，多產北方乎！今國際爭競未息，尤爲練軍地帶，形勢所在，此誠天造地設，所以供華夏四億炎黃，鞏固邦國，鎮太平洋波濤之險惡，奠世界和平之大局者也。然則今後西安建都：實肩中國民族興衰，國際治亂之責。夫人類競爭，雖瞬息萬變，而吾國之地理歷史，與軍事人事，士民之生理，心理，終古如斯，建都爲建國最大問題，以不變之理應萬變國情，高視闊步，通盤計算，萬年有道之長，其基此矣，

戰後首都位置的檢討

榮真函

中國是一個面積太大的國家，首都的位置牽連着民族和國家的前途極大。從元明清以來，建都在北平，比較上對內對外都沒有多大問題。只是從清末以後，旅順大連和威海青島相繼喪失。南滿中東鐵路帶着所屬地淪陷到外國人之手，大沽砲台撤廢，從天津到北平變成不設防地帶，北平再設一個使館區。使得北平門戶洞開，藩籬盡撤，在國防上毫無憑藉。到民國以後，因為北平是外國人勢力集中的地方，尤其日本人軍事勢力集中的地方，所以日本人庇護下的北洋軍閥盤根錯節，無法清除。這一種不幸的根源，可以說從民國紀元起七七事變均在繼續中。這個期間北平固然是一個北方重鎮，但首都却絕對不適宜在此。所以國民政府遷建南京自有其深長的意義。

在建都南京時，確有其優點，第一、控制着中國經濟中心——上海。第二、在京滬沿線只有外國人的經濟勢力，並無外國人的軍事據點，隨處可以設防。第三、在南京附近北洋軍閥的殘餘勢力，已經掃蕩無餘。所以建都南京的時代，的確政府的威權比舊北京政府振作多了。然而南京天生是一個用武之區，尤其只具備守勢的形勢而不合攻勢的形勢。自上海放棄以後，南京背水一戰，犧牲中央軍不少的精銳，這個痛苦的回憶，至今尚深在人心曲，因此不能對南京的國防地位，重加討論。

就南京外線說，中國的邊界四分之三爲海岸綫，四分之一爲陸路。所以中國國外敵人的侵入，陸路與海路，應爲三與一之比。因此防備外敵，陸軍的用處，比海軍的用處更頻繁，所以西北九邊常爲重兵所在。縱看這些重兵的樞紐之處，那就東爲北平，西爲長安。倘若立一統之雄規，置國防於磐石，那就不能在西北安置重兵。重兵安置既久，首都一定要和邊防軍的軍區脫節，而對政府前途加以防害。南京自歷代建都以還，武力上總不能完全控制國境，內輕外重，自三國的吳已有萌芽，此後南朝的荊州，常常總有跋扈的將領。至明代一統的局面雖然明太祖維持了三十二年，但傳到建文，四年即敗，這便是因爲西北邊防爲勁兵所在，京城在西北，則勁兵爲政府利用，京城在東南，則勁兵爲叛徒利用。明代有兩個叛王，一個燕王，一個寧王，燕王叛西北，燕王勝，寧王叛於南，寧王敗。倘使建文在北平，正德在南京，那就結果一定會相反的，再向前說，漢景帝和吳王濞交換了根據地，唐肅宗和永王璘易地而處，用着關中的勁兵的一定是吳王濞，而用朔方的勁兵也會是永王璘，那就成敗也不同了。

再從南京的內線說，也有其缺點，江南區域的東面及東南臨海，西北及北面臨江，在陸路交通上，障礙甚多。尤其是大江正穿過南京的西面，一旦包圍，即無從扼守。這則固不必說，近如孫傳芳的渡江，幸而克復，到這次中日之戰，蕪湖尚失在南京之前，結果南京受絕大的犧牲，不能說不是退路不安全之故。

將來如再建都南京，內線的形勢，很難修正。外線的形勢，因爲不能不在西北

安置重兵，縱令交通如何方便，也很難挽回內輕外重的局面，亦即無法改善南京過去悲劇。

更就將來立國的命脈而論，從詩立國在農產品，在原料，今後應當致力於重工業的發展。中國的農業中樞，就過去而論是在太湖沿岸，所以江南亦為財富之源。今後若致力於重工業，那就全國鐵礦百分之八十在遼察二省，煤礦百分之八十在晉陝二省，結着兩省中樞的便是北平。重工業不惟為所有工業的源泉，並且即是軍事工業。山西表裏山河，作為重工業區域，恰得其宜。現在雖在淪陷中，但將重工業發展到相當程度，但易於扼守了。重兵在西北，重工業也在西北，配備甚易，但都城在北平或長安，則重工業為都城的支援。若在南京要來控制重工業區域，又費事了。除非將遠鐵晉煤運到京滬之間設廠，但這樣不惟有失建設後方腹地之旨，並且亦是不經濟的事。

更就民族優生學的種點而論。這點張君俊氏已在大公報九月七日說過，即長江流域為亞熱帶氣候，對於健康是不適宜的，不應當將國內的優秀分子集中其地，使得下一代體力和智力不能均衡發展。今按氣候影響生活，是鐵的事實。就最顯著的身長而論，在北半球都是愈北愈高，愈南愈低，中國人身長的平均數，黃河太平洋原是一六八、六公分，江蘇江南是一六五、二公分，廣東是一六三、三公分，影響其他部分的，也大致可以推知。都城為國家的表率，我們的下一代，需要支持國家的，還是「燕趙健兒」呢？還是「江南才子」呢？過去的北方，人為的是不振作，天

然的是振作，將來只要人事能振作起來，便天人合一了。

南京不宜國都，具如上述。長江流域其他區域，如武漢之說，並不比南京好，更可不論。現在便要討論北方的兩個名城，北平及西安的利弊。

這兩個城共同的疑問，便是（一）控制經濟中樞（二）控制西南各地，兩個問題。關於第一個問題，經濟中樞戰前是上海，戰後毫無問題，縱然收回租界，取消平等條約，仍然還是上海。不過控制經濟中樞易，控制軍中樞難。軍事中樞如不在都城附近，都城可以立失其重要性，經濟中樞如為將來航空交通和通信方法比擬發達，並且在政府計劃經濟之下，不至難於控制的。只要中央控制了自北方到上海的交通，一切便不成問題了。而現資源的關係，工業中心在華北而不在上海，上海不過是一個國際市場，所以更不至成大問題。關於第二個問題，中國國防的漏洞，是在北方，南方的民族無一個可以和華夏相抗衡，並且山巒重重，也是天然國界。中國為萬一的防備和生存空間的發展，也許留着若干軍隊。但這種軍隊不惟不至於危及都城的安全，並且也不會給予割據的機會。況將來軍事工業都在北方，西南駐軍更是無能為害的，四川將來可能尙留一部分軍事工業，但決不會比山西還規模大，而且北平到四川的南路和南京也差不了多少，陝西對四川便更近了。

現在再來比較這兩個城，北平在不平等條約未撤廢以前，的確是一個倒持太阿的現象。但現在在不平等條約已經取消，戰事結束以後，將與東北和旅順大連完全收復，則北平的重要將立見增高。就陸軍來說，對內掌全華北的交通線，對邊防直接

控制蒙古，間接控制新疆。就海軍來說，旅順和威海正是渤海口兩扇大門，設防以後，渤海便成一個惟一的內海。以這一處為根據，很可以作將來海上必要的發展，就建築而論，北平的建築物是很夠用的，尤其現在不平等條約取消，從前的使館區正可和各方都換出作為行政區。這一處比較明敞宮低窪積水，現在行政區的房屋毫無基礎的要好多了。就糧食的供給說，距天津海口只有二百四十華里，並且還密運京北無盡藏的原。至於軍事和政治區域的一致，對民族優生的適宜，對重工業區控制的方便，那就上文已經說過。所以北平這一個城，假如作為將來的新都，其意義上比較南京起來，是攻勢是非守勢的，是進取而非退縮的。所以為民族前途設想。假如中國要做一個現代的工業國家，並且占軍事上的優勢，實以北平為最優越。

也許有人要說北平最大的缺點，是距察哈爾北界只有七百公里，距張家口只有二百公里，容易受到國際陸軍和空軍的威脅，我想這不必顧慮的。以前北平所以不成為都城，是受不平等條約的壓迫，北平已成不設防城市，國防大權不操之在我。結果攻既不能，守亦不可，在這種半死狀態之中，只有斷然棄去，另建新都，將來優勢既已變遷，北平價值依然存在，倘若北平以北的縱深七百公里尚不設防，豈非失去機會？況從長江到華北的一個整個大平原中，北平實為最北界線，在此範圍之內，實為人口最稠密之區，萬里平川，並無險阻。倘北平以北之燕山天險尚不能守，那就陸空連合作戰之下，南京的長江天塹，亦是毫無用處。所以為守南京必須守

北平，爲守北平，更應當在北平安置最大的武力，決不應當退却一步，恐都城一方面爲國家的命脈，一方面代表進取的前哨，都城方位在一個有力國家之手，正應對大敵之衝。漢唐大敵從西北陸上來。所以建都長安，而以大陸軍爲護衛。日本和英國大敵都從海上來，所以建都東京和倫敦，正當海上衝途，而以大海軍爲護衛，戰國魏自安邑遷大梁，楚自郢都遷陳壽春，始出於避禍，終繼以滅亡。我國將來大敵自海自陸均有可能，而縮海陸之樞，舍北平莫屬，所以北平將來在所必守，即應建永久都城於此處。亦即都城在北平，北平的駐軍有拱衛首都和控制全國國防的雙重意義，若以絕對安全而論，則「自涼州蓋東海猶有邊」，何處找一個「我能往，寔不能往」之處？況將來海內統一，國勢日上，蒙古問題正可以作政治上解決，北平更可無慮了。

再就防空上來說，北平防空當然較西安近於邊界，但北平距西山却較西安距南山爲近。重要物資和疎散住宅，正可利用西山的起伏。並且北平土厚水深，郊野曠連，亦正可以利用防空之慮。所以也不至於成大問題。

西安一處優點是在全國的腹地。劣點也是在全國的腹地。北平就全國的邊防言，可以說對各方都可作攻勢的根據地，而安險對西北一隅外，對全國邊防的關係上，並不太方便，尤其是對於海外的交通。現在全世界距海最遠的都城，是印度的德里，但西安還要遠些。所以就對陸上國防的控制上說，南京可說一無是處，就海上國防的控制說，西安可說一無是處。並且將來糧食住宅，營建材料都要成問題的，所以不如北平。但爲將來政局的安定設想，爲民族體質的健全設想，爲陸路國防安全設想，西安仍然比南京好得多，所以不得已而求其次，西安仍在可選之列。

選都商兌

谷春帆

近來報上迭有討論戰後國都地點之文字，西安，武漢，南京，重慶，北平，均有人主張。我之所見，迥異乎是，我以為戰後國都地點當在於遼平原，或即為遼甯，不傳已始可及北平。陪都地點當在成都或重慶。遼甯之說，似極可怪，請申論之。

主張武漢西安之理由，往往以為地點在全國之中。但選國都並非畫圖案，並非取一中心作圓圈，要畫得均勻。中心之說，無非以為由此地到四疆距離相仿，時間相仿，故主張中心之理由，實在即係交通關係。但自有飛機電訊以後，交通情形業已大變，相距數千里，在飛機不過數小時的航程，在電波更只幾秒鐘的傳遞。若論中央政令傳佈，消息送達，人物往來，偏東偏西之國都，與中心地點之國都，實無多大差異。

又有以歷史經驗為主張根據地，以為蟠踞崑崙，襟山帶河，金城湯池之固，高屋建瓴之勢。這些說法，實在係講地理形勢，其靠不住更不用說。他們往往引用讀史方輿紀要，但秦都關中而亡，周漢都之則與之顧祖禹不是不曉得。何況新的戰術，新的機械，早已完全變更了地理形勢，現在立體戰爭，海陸空各軍聯合行動，坦克與飛機衝擊陷陣之力，已非舊日的地理形勢所能防備。只看克里特島輕易被德軍傘兵佔去；班泰雷利亞島可以被美機炸到投降；阿爾與吉斯卡爾島不算不險，而日寇

國都問題討論集

竟無法可守。英倫海峽，一衣帶水，海疆千里，而雙方均難登陸。可知現代國防是用武力來防的，而不靠着形勢。形勢之說，即使不至全無關係，亦遠不如歷史上之重要。

一個國家立國必有根本政策，必有其根本姿態。國都之選，應當將這種根本政策，根本姿態，充分明顯表示出來。現在朝野上下，口口聲聲說要工業化，要以工業建國，何以選擇國都，而不論及工業化的關係？中國要靠工業化立國，要依工業的姿態發展，因此其國都必在一個工業區域的中心。以首善地位及全國人才之力，領導工業化建設，這是建都的明前作風。地點適中與否，並無關係。俄國是急圖以工業建國的，列甯格勒與莫斯科，均在西伯利亞上工業區內，未嘗將國都移建烏拉爾山頂或穆尼塞上游。英國是海濱國，建都在海口倫敦，未嘗到中部去。要成功一個工業區域，要有鐵，有煤，有石油，有大量發電的水源，有大量製酸製酸的可能。全國有此資格的，只有東北與西南兩區，而東北尤勝西南，因為資源動員，要可以動員着源作數。泥濘地底一時無法利用的資源，只好不計。東北已經日寇多年經營，其動員的程度，亦由其工業化的程度，遠勝於西南。東北有煤，有鐵，有製酸製酸可能，而無水源，無石油，西北只有石油，其他均不豐。南以武漢一帶連石油也沒有，更無成為重工業中心之理。將來地質探勘，或有新發現，眼前的工業資源，則以東北為最勝。

一個國都所在之區域，要一個各種產業具備的自給區域。完全自給，當然不可

能，但至少要自給到相當程度，在國防上可以抵禦住長期侵襲而不致崩潰。所以國都區域，不僅要工業區，而且要大農業區，使人民在衣食方面可以支持得住。同時也要人口殷富，民智較高的地方，則在長期戰爭中，可以源源有優良人力的供給。從這點上說，西安是絕對不宜的。假使我們從南京退出，不到重慶，而到西安，說不定局面已經不同。我們不可以爲日寇未進潼關，遂以爲天險可恃。我們碰到了巴蛇吞象的日寇，他自己無方進攻，不是潼關限得住敵人。假使敵人是更凶悍的，更近代化的，他何嘗不可北渡河面，南徑商苑，更以大兵西指秦隴之背，傘兵奪潼關之險，則渭河平原，四面包圍。其中糧食不足，人口不多，既無煤鐵，復無工礦，以何禦敵？以何持久？就農業生產來說，南京武漢成都皆好，東北華北也不壞。就人口數量來說，其他各地人口數量已太密，東北較少。建都以後，首善之區，人文自奮，非但數量可以增多，品質亦可提高。戰前調查東北之人，已以爲東北人口品質似優於內地。一經新開發的地方，必然吸收老量優秀人口，可以毫無疑問，自比人口密度已高的各地爲優。

大公報社評，提出王耀山的話，以爲遠統不如近防。從國防觀察說，此言甚是。但北平與東三省，不在一個地理區域內。歷史上關內關外之傳綏觀念甚深，以前建都北平時，關外均棄而不營，也未嘗收到近防關外之效。從北平來經營東三省，實在仍是遠統，而不是近防。遠近兩個字用得容易誤會，我們不如改作外統與內營。若從遠近說，北平之法東三省，自比西安南京籌處爲近，若從內外說，却同樣是在

辦爲帝國將來之國際糾紛，雖有多方，而主要定是東三省。以東三省的工業基礎與資源，如被別人佔去，定將掩蓋中國，使中國守不住華北。若東三省與華北盡被別人佔去，中國單靠西南，很難大大發展工業，而東南各省也斷難守，結果或則爲小國，或淪爲農業國，永久伺候別國工業國。因此，東三省是中國立國必爭之地。中國國防的第一線，便在東三省。國家要以全力來鞏固這條國防線。要明確表示這種決心。要使這種決心能有效發揮，政府不能不自己站在最前線，自己走到虎穴裏去。要到內裏去，不能在外邊，一個積極勇猛建國的國家，是不能退縮的。歷史主站上前線建國的國家，往往是站得住的國家。漢之長安，最近匈奴；唐之長安，屢陷吐蕃；明之北平，實近俺答；皆屢失屢建。北宋躲在關封而弱，南宋遠避臨安而亡。最後建國，沒有退縮畏葸的餘地。從這一點說，東北與西南均爲工業中心，但東北是積極前進的國都，而西南是退縮苟安的國都。西南有一好處，在縱深防禦上，西南是長安全的區域。Stratford Mackinder 以 Heartland 的觀念說明經濟與國防，均有一個中心區域。西南可以夠得上一個中心區域。其工業資源，產產，人口，均足敷建都條件；但只是一個關門自了的局面，一個消極拒守的局面，建爲陪都，可以補東北之不足。萬一東北不守，長期抗戰的中國，當可以拒守西南。藉地理的縱深防禦，以謀中興。但絕不宜開頭即建爲國都。這樣，非但東三省難以恢復，華北恐怕也難守得住，將是自棄自絕。

東北有優良的海港，鐵路最多，國際交通亦便，貨物往來甚易。這些條件，是

南京北平所有，西安重慶武漢所無，而東北有之。在工業，在資源，在農產，在人
 文，種種方面，別區有其一，未必有其二，而東北兼備之。在國防方面，東北在所
 必爭，而又突處前線。如其對於東北建都有躊躇顧慮者，定係從國防安全上出發。
 國防上必爭東北，人人可以承認。因其必爭，而將國都送入虎穴，縱使外統內營說
 得有理，普通人不免有苟安畏縮心理。其實這種畏縮心理，還是跟了舊時地理形勢
 不舊時戰術守備而來。我已說過，現代國防重在武力，尤重在隨時可以動員的重工
 業與資源。地理形勢，所關甚微。如其沒有制空權，則東北可以被炸，北平南京乃
 至西安重慶何處不被炸？如其沒有制海權，則旅大可以登陸，津浦沿滬亦何地不可
 登陸？如其陸軍守不住，則東北可以捲敵，神州禹穴亦何地不可被讓？只要有制空
 制海及陸軍守禦之力，則英倫三島攻不進，馬爾他孤懸一島也攻不進；史達林格勒
 列甯格勒經年長圍，也攻不進。從前的國防在地不在力，現在的國防在力不在地。
 並且即從地勢上說，東北也並非孤懸，並非與關內缺乏聯繫，並非十分危險。這一
 點可以再說詳細些，以釋疑懼。

攻入松遼平原的敵人，可能從幾方面來。北方是蘇聯，是盟國，當可無慮。且
 由中蘇邊界到遼寧，相距甚遠，可以說已有縱深防禦之地理。東西是朝鮮，戰後朝
 鮮獨立，正足為中國屏障，日寇從朝鮮進攻東三省，北路趨吉林，南路趨新義州安
 東，而南路為近，均只一條鐵路，中間是長白山。除非朝鮮變為敵人佔據，敵陸軍不
 能深入我境。所以朝鮮是中國第一道外圍防禦。去年甲午甲辰之戰，中國失機不守

朝鮮，以爲萬一萬有中自戰爭，或有此趨勢，中國必不可放過，如其日軍有一人在朝鮮登陸，中國必幫助朝鮮驅出之。所以中國與朝鮮，須得訂立長期攻守同盟，既有朝鮮同盟，則東三省有了外圍防線。這方面亦可以有縱深防禦之利。於是敵人之主要來路便趨重海疆，從濟州島及朝鮮半島尖角至山東半島，海面約寬四〇〇里，是中國黃海海防第一道門戶。退一步，從朝鮮之仁川至青島三二五里，至煙台二七〇里是第二門戶。從朝鮮之鎮南浦至旅順，從旅順至登萊海岸，一爲一七〇里。一爲九〇里，是第三門戶。此三門不守，而後敵軍方可近陸。從旅大登陸趨遼寧，與從津沽登陸趨北平，後者之距離尙較近。故黃海之三戶不守，則都北平與遼遼寧，與受威脅。否則守住三門，遼寧之安，非特同於北平，更遠勝於南京，以近代海軍軍守禦技術言，以潛艇佈雷黃海三戶，應非甚難。德國之海軍人皆知其遠遜於英國，但守住波羅的海北海的入口，英艦亦無法攻入。日本最近軍港佐世保，距旅順約六〇〇里，距膠州灣約五〇〇里，地勢之利，利於守方。至於空中距離，則彼此相同。彼可來炸，我亦可往炸。武漢南京之距台灣，均比遼寧北平之距日爲近。反正彼此均在轟炸航程以內，五十步百步，無甚出入。

或者以爲北平南京萬一不守，退往西安重慶更易，遼甯後退較難。其意不盡然。南京有長江航運，退四川誠方便。由北平遷西安有平漢隴海一路或由正太同蒲經山西一路，否則出口外走歸綏。由遼甯退關內，原有北甯鐵路。日寇現已接通的，有大通，錦朝，錦承路，趨北平。與北甯路幾於平行，而在內地，支路又達熱省。

赤峯。所以萬一遼寧不守，必須撤退，也有兩三條路可入關，並不比北平爲困難。並且無論從北平抑遼寧西撤，皆賴鐵路，總不能如南京撤退之將大小任物一齊帶走。政府在平時已準備下萬不得已的陪都，在西南，如到遼寧十分緊張之時，行政大員，盡可乘飛機直達西南，主要僚屬可乘車撤退，其他人員，儘可留守堅拒。只看列甯格勒莫斯科之堅守，便可見得。一個國家，立國抗戰，只要政令不墜，統御有人，便不可單從安全遷避上着想，惟有守住東三省，才能守住華北，才能保得全中國。撤退之計，可不必打算。

所以，我以爲建都東北，有種種理由。如其東北不歸趙壁，則次之當都北平，都北平不是爲了北平而是爲了恢復東北，爲了經營東北，爲了將來遷都東北。北平之外自嗆而下。南京國際交通方便，但太近上海，風氣不好，國防亦不固，武漢無南京國際交通之便，而有四圍受敵之弊。西南。西北，是自棄退縮之局，萬不可取。西南尚有國防工業基礎，西北竟無以立國，一個新興積弱國防工業化的國家，應當以東北爲建都中心區。有此積弱前進之國都，而後西南陪都，方可成爲萬一準備之退步。至於東北是否必定遼寧，西南是否貴慶抑或成都，倒可不拘。

戰後建都問題

傅孟真

我一向總覺得我們的國都建在東京，是沒有問題的。國都建都是大事，南京又有他的長處，況且還有國民黨總司令部設在東京。總理陵園在那裏。然而近來大公报上常有討論建都地點的文章，而且胡秋原先生之建都長春說，似詭而正，使我心中發出了平日潛伏着的若干思想。現在拉雜寫下，就正於留心此問題的人。

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心中先要掃除兩個不自覺的錯誤，第一個是「發憤古之幽情」。我們這個歷史長的民族，有這個「幽情」是很自然的，然而為建設一個近代化的國家起見，這「幽情」有時是很危險的。文化如此，建都亦然。歷史上之偉大時代，都有他那一個時代的問題，時代變了，問題也變了。卽如漢高祖之忽然放棄洛陽而向長安，是應付當時內外問題的一個大手段，決非有所愛終南渭水之風水。何為當時的內問題？當時的情形，居關東有不易控制關西的危險，居關西而去函關大梁間布置着兵站與大庫（救倉），修好了道路，却可以控制關東。何況當時的外問題？當時的匈奴可以隨時到渭水北岸，其建牙之所，雖正對大周，然河套陝北在地理上最便於胡騎侵入。當時定都長安的故事，大致是如下面所說的。陳涉起兵後，項羽敗章邯後，關東的「革命軍」都羨慕秦土那塊肥地方，與其說是羨慕秦土肥沃，毋甯說是羨慕秦土聚積了無量的掠奪品，所謂子女玉帛者，所以義帝才

有「先入關者王之」之約。項劉看不過沛王之重要，分給三侯不能自保的降將，自白的爲劉邦之資。劉邦也是一個「富貴歸故鄉」的人物，所以才有可笑的大風歌，不過在建都大事上，確能以理智克服情感。先擇好了洛陽，當時的一個大商業城，正是天下之中心。樊噲忽然提醒了長安之重要，他心中活動了，一聞張良，張良雖爲韓置家，却大贊成長安說。劉邦彷彿如夢初醒，立刻駕着車奔赴秦國的咸陽城，歡喜得結果，把姓婁的改作姓劉（可嘆），封他作秦春君。這事張良不先說，大約項羽一死張良的魂魄便隨赤松子去了！這一幕戲，從美滿上說，不少俗氣，從政策上說，極關重要。從此奠定了漢家的天下，如此轉來，彼一時代對此一時代，彼時代之內外國題對此時代之內外國題，今日若重演「舉中國喪之長安」那一幕戲，自然應該以長春或瀋陽爲都，至少是北平。胡秋原先生真是絕頂聰明人，真真讀史得聞者，照些主張選西安者，大多以歷史爲根據，殊不知當年都西北之根據，即今日都東北之根據也。

第二個要解除的錯誤，是全國中心說。假如建都必在中心，美商應遷芝加哥，這絕不是必要的。誠然以今天空戰之發達，都場太近邊境，自有大不便處，然必在中心也無必要。決定建都適宜的因素，另有所在。

討論這問題，我們先要認清幾件事實。

第一，中國不是一個工業化的國家，而必須在最近迅速走上工業化之路；若是，則建都最適宜的地方，應當是可爲最大工業區域的中心。否則工業化的重心不在

國都之四週，便可另成一個經濟重心，這個經濟重心便可變成一個政治重心，以二十餘年前的情形論，北平管不到上海，即以國民政府建置在南京論，上海自有影響南京處。這些年，國家進步多了。金陵控制北方，遠不如從前之難。然而一旦東三省北七省工業化起來，農牧改進起來，經濟的重心自然在北不在南。還有一事，勞工是今後的一個大問題，勞工的力量必隨工業化而進展，於是工業化的區域，自然要產出他的政治力量來，這個趨勢在實行民主主義時更要表現出來的。

第二，中國在文藝上確是一個融合統一的民族，然而南北各地之地域性也不算不發達。所謂「省界」一種感覺，仍是多數人下意识中一個原動力。北方諸省人，心中有一個「北人」的自覺，是明顯的事實。我自己是一個北方人，以讀書服務之邊境無多地域性，所以朋友以南人為多。但仍常聽到北方朋友或相識對於「北人落伍」之嗟歎，此為非其罪而落伍也，即我自己，除去對於自己的家鄉時常戀念外，一切地域感覺算是洗刷得夠清楚的了，然而每次蔣夢麟先生開玩笑，說「故事」你那個賣螃蟹的同鄉說你是南方人」，心中總多多少少發點氣，每試每中。新教育之發達，在南方比在北方先，與外國接觸也如此，加以明清兩代長江流域經濟與人文都比黃河流域發達，這形成今天北人稍稍落後的事實。這個事實，反而助長北人之地域感覺。如此說來，若把政府放在南方，北人的地域性可以發展下去，若把政府放在北方，南人的地域性不會發展下去，因為今後幾十年中任何政府，總不免南人佔絕大多數。在南則北人或以為「他是他」在北則南人總以為「他是我」。南北

尙如此，何況關內與關外，清朝末年，東三省對內的向心力最強，然自民國初年張氏步公孫氏之後塵，東北同膺之地域自覺，恐怕因政治影響，未必即走衰落的一條路罷。

第三，在空戰發達之前，與國的都城，每每接近邊境，只有苟安的國家才把都城放在中心點。前一項的例子，有漢唐之都長安，明成祖之都北平；後一項的例子，有東漢北宋之都汴洛。空軍發達，這個例子是稍稍改變了，都城不再太近邊境，然而仍舊需要控制着形勝之地。都城應建設在全國軍略上最要害之處，這是我們必須守着的格言。試看今後全國軍略上，要害之處在何方，這可不問而知。在防海嗎？誠然，日本問題不徹底解決，我們的國防最要緊的是海防，但是，如果日本問題不徹底解決，而建國的工作亦無法說起，何況建都？所以一切討論，皆以日本消滅其大海軍大陸軍爲前提，否則一切不必說了。日本既無大海軍，則試問海波自耶一陣風吹來？美國？上帝不許我們想到美國是我們假想的敵人，而不是我們永久的朋友！英國？英國是聰明人，今後決不再作領土冒險了。其實過去一百年之中，幾糾紛，都是「經濟發展」與「與人比遷」兩個觀念爲動力，英國從未曾在遠東發展過領土慾。那麼，一百年的「海禍」，將以鴉片始，以抗戰終。即此一點，已足證明由南京遷武漢一說之無意義了。然而在陸地上，這問題決不如此簡單，張開歐亞地圖一看，爲之駭然！我們若以蘇聯爲假想敵，可謂至愚。我們的外交政策，應該是不與鄰邦起任何糾紛的。但是，強大的蘇聯，與我們工業化的基礎地域接壤，這

個事實使得我們更以趕快工業化這個地域。我們的頭腦，理當放在與我們接壤最多的友邦之旁，否則有變為頑冥之慮。大凡兩個國家，接觸近，轉易維持和平，接觸遠，轉可由忽略而無事生事。遠例如宋金，本是盟國，以不接觸而生侵略。近例如黑龍江之役，假如當時政府在北平，或者對那事注意要多些罷。再就日本說，這次必須解決他的大海軍大陸軍，固為一切之前提，然而滅亡了他也是做不到，不該做的。他既不滅亡而保持其本土。則以小鬼的脾氣論，二三十年後，必又來生變。到那時候，仍能以朝鮮為跳板，仍以延吉清津一道為侵華最方便之路。所以都城在北平，仍是防倭之要着，在南方，則時移世異矣。

如此說來，中華民國首都將在北平似乎沒多問題罷？北平以交通發達之故，可以控制東三省，長城北三省。其地恰當東三省，長城北三省（熱河，察哈爾，綏遠），北四省（冀豫魯晉）共十省（下文簡稱北十省）之大工業農牧圈之中心。

這個十省大工業農牧圈，是中華民國建國的大本錢。有這十省，我們的資源尚不及蘇美與大英帝國，沒有這十省，我就決做不了一等國家，決趕不上法德，只比意大利好些而已，請看下列幾種物品，煤，鐵，油，麥，大豆，鹽，羊毛，在這十省之出產量及可能出產量，佔全國百分之幾？若說都集中在這十省，也不為過。西北煤油之希望甚大，西南各雜礦也是國防所必需的，然而比起北十省來，不免如四肢之比本幹了。中國地大而物不盡博，煤在北方充足，鐵則不足，雖比南省多得多，鹽之一項，長蘆出場費比自流井便宜幾十倍，所以西南的鹽礦，只能以

特殊原因保持着，若用自由貿易法，決難俾存在。若論農業，則東南西南山區中費力多而成功少，所用方法，與其說是農業，毋甯說是園藝。北十省中，農業百分之八十可以機械化。從飛機上看江浙農田，真是錦繡山河，若待北十省建設起來，江浙必為窮省，因為絲業已無多年之壽命，種稻又以天氣之故，其成本決比不過安南暹羅輕。

中國之資源既集中在北十省，而遠北十省又常在危險中，我們便該建都在他的中心點去——北平。

此外還有幾點長處，建都北平然後有之：

一、天氣 中國的都城至少須達一千萬人。這一千萬人，若因天氣有三個月不能工作，則無形減少工作效率四分之一，死亡提早尚不在內。南京武漢兩地，尤其是武漢，夏天太熱，無形中減少工作效率一月，兩月不等。冬天雖比北方暖，然而煤貴，無普通溫室之習慣，於是走路提着熱水袋，在家帶着手套，無形要減少工作效率不少（北平的冬天是最可愛的，煤要便宜到極點，無論貧賤，家家燒煤，所以在屋子裏如過春日，在屋子外便可活潑了，北平的夏天，有時也熱，但晚上總睡得着覺。若厭北平熱，則一過古北口，不久便是木蘭，即所謂熱河行宮者，火車當日可以來回，汽車也可以昨往今返。在木蘭為政府夏日辦公處，比牯嶺之於南京，方便何止一百倍？這樣，氣形中工作效率能大大增加了，即是人命延長了，精神不浪費了。

二、現成都市。戰後建設萬事待辦，請問我們的資本何自來？借債是有限的，自力更生要吃大苦的。試看蘇聯之建設，老百姓在生活上曾出了多麼高的代價，或者在最初餓死了多少人？我們的物質憑藉，遠不如蘇聯，加以此次戰事殘破範圍之大，我們戰後當集中力量在生產上，斷不當以建都城為第一義！「太興土木」，在歷史的本是亡國條件之一，這原則今天仍然有效。北平是個現成的都會，其可容人口之數，比南京為多。當作都城目下即可應用。其必要之新建設，可在舊城之外，待第三第四第五次計劃再辦好了。也許日本人撤退時大毀而去，但修補舊城市總比造新城市容易。

三、有「海口」。這話初看似乎怪了，北平連河都沒有，何以說有海口？我們不要忘，運河在當年本是由杭州直通北京城門下的。所謂二閘，我幼年還常去玩要。永定河自河問題，是容易早解決的，天津之淤塞，實在人車上太不講了，原不是難辦的。把這一區河渠調整好，修一條寬渠，小輪船可以到北京。若在冬天，秦皇島距北平不算太遠，那是一個不凍港，這話是說，北平接近海運，這也是建都的一要點。

四、練兵方便。這却是極重要的一點。今後工業化和建軍，本來是一件事。以中國社會之形態論，以近代化軍隊之須集中訓練論：當年俾士麥而告李鴻章的那個辦法，就是集中在首都左近練兵，而各地道路修好，仍然是適用的。若以北平四圍各一千五百里為練兵集中之地，各種地形，幾乎應有盡有。平地廣原不必說，山則

是真正的大山，可以練習隘口爭奪戰，可在大山裏面建飛機場，因為大山與平地多是直接相連的。戈壁，演習坦克，沙漠中演習進軍，渡永定河之爭奪戰，湖沼戰鬥，（海軍一帶演習海軍之）海中戰鬥，夏秋大雨中戰鬥，皆可訓練其妙。只缺少熱帶森林戰之演習場，與中國南方小丘陵區域之地形而已。至于南京武漢，只有稻田與小由兩種地形，大規模的飛機場已不易尋，若擬由山飛機場更為難能。我現在還想未來的強大中國，其「那幾千里」之中。大工廠，集糧農場，練兵場，飛機場，錯綜着成一幅錦繡圖案，這樣近代文化的偉大的美麗世界，比起那故宮建築，江南風景，後者算得什麼呢？

有人問我，北平作都城，興建海軍之影響如何？我想這是沒有什麼關係的。近代的國家，不是上古與中世的城國，不需以海軍基地為建都之條件。說到這裏，我們要想我們將來的海軍是怎樣的形態。我想，我們永不以侵略為主義，永不爭霸大洋，大海軍是不必要的，只是一個輕型護海艦隊，已經夠我們今後一二十年担負的了。這艦隊中，要有兩個大巡洋艦，專為每年訪問華僑與友邦之用。其主力應為潛水艦。驅逐艦，輕快巡洋艦，對於主力艦與航空母艦，我們根本不需要。沿海應該建設些海軍要塞，而旅大與威海建設好了，渤海便是一個中國湖，再加以朝鮮必然永遠是我們的盟邦，渤海中也有二三不凍港，北平之「海上安全」比南京好多了。

北平作都城，只有一個大毛病，就是離內外蒙古交界處比較還是太近些。這

個地方，我指錫林卓布盟與軍臣汗交界地——一片大戈壁——而言。我們不要在實際問題中幻想我們的邊疆在外蒙古之北的買賣城呵。不過這點又說回來了，我們的全後外蒙，應該以協和國都為主義，而且我們既住在兩都之旁，不更可清醒些麼？再說對於其他建都說之意見。

武漢，我以為最無建都價值的。是武漢，詩此說者，每以天下之中為言，而建都任天下之中者，總是心中包含着一個四面而八方國內國外都害怕的心理，這免要不得。且看造天下之中一說之起源宗如何說的，他說，「有德易以昌，無德易以亡。」我們只看到東漢北宋都皆為東京，（即所謂天下之中者）易以亡，未看到他如何易以昌。至于漢唐之都秦，明之改都燕，在當時都是建都邊塞。還有一件事，很可以形容邊塞建都之意義，明成祖改都北平，在仁宣英三朝，時有改回南京的意思，所以南北各部的印，時有改換，忽而此間加「行在」，忽而彼處加「南京」。但是，這個「復元」主義，到瓦拉入寇，英宗被虜，便無人提了，北京雖然圍得那樣危險，而當時及後來的朝廷，也就從此知道北京必為京都了。獨怪黃黎洲，他是明朝人，應知本朝事，何以重責明成祖之遷都北平？其理由是「河朔人物，久矣不及吳會。」殊不知成祖若不都北平，到英宗時已經半壁江山了，何待努兒哈赤起來。復次，武漢並非天下之中心，於是持武漢說者，又有人口集中說，殊不知天下最無法搬動的是地形和資源，最容易搬動的是人，

西安，西安是個在將來可以發展的都市，天的賦予也很豐富，不過，按以近代

大國建都的條件，還缺少很多。第一，吃水先有問題，渭河在冬天，乾涸了他，也未能夠一個千萬人的大都市之用。至於鑿井之法，本不是大都市所能用，況且在西安必須鑿得極深，即等于用時耗費氣力很多。第二，燃料無法解決，米麥尚可運來，若一千萬人的一切燃料均須自遠方來，其生活程度必然在全國經濟中成一毒素了。至於建都資料，也只能靠隴海一條鐵路運，這也是不了之局。其實今日「開發西北」之說，毋寧改爲「救陝西北」，除鑛業外，所有農牧的改進，其最大前提便是使山可生樹，地可長草，其辦法則是調理水道，減低沖刷。這樣開發之效要在數十年之後了。唐代涇渭墾地畝數已遠比漢代爲少，到今天，自西安一渡渭橋，便有沙漠之感。所有漢朝陵墓舊地，在當年都是複道濶闊，在今天我有一次去看，時值五月之末，草澤未綠呢。李元鼎先生對我說，他小時，九十兩銀子可以買一所像棧四合房之木料，到今天，這樣木料直無從買去。若一切仰仗隴海路，則我們須知鐵路運輸比起海道運輸來真不知費多少倍，在民國十五年，我有三三十隻書箱自柏林運上海，由柏林至漢堡的鐵路運費，遠比由漢堡至上海的船運費爲高！當時雖德國的鐵路有賠款担負，然而德國船走蘇彝士河也有特別担負。所以我們的都城若離水路到達的港口很遠，國民經濟是大受損失的。今日國都之要求，何止漢唐時代之幾十倍？然而今日之西北，又正當漢唐時代幾分之一了。

長春瀋陽。這說本是北平說之偏鋒文字，我既主張北平，可以不論。

南京，其實南京也有不少的好處，他有北平沒有的條件，其地位僅次於北平。

國都應該自南京遷北平與否，完全看我們今後立國的決心如何。若照東漢安樂主義的辦法，便在南京住下好了；若有西漢開國的魄力，把都城放在邊塞上，還是到北平去。不過，不求安樂者。子孫有時可以得到安樂；求安樂者，每不得安樂。個人國家，皆是如此的。南京的長處我不多說，因為這篇文本為北平說張目，而且說得已經太多了。

寫完，友人看了問我，「你想，討論這問題有用嗎？難道你覺得這問題值得最先討論嗎？你不是說，反攻第一，收復失地第一，而笑人家談戰後事嗎？」我只笑而不言。而我這位朋友問得不放鬆，我說，「你把這個題目改作『如夢令』好了」。

國都問題討論集

1—2000冊

(全一冊每冊定價二十五元)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初版

著 者 張 君 俊 等

編印兼發行者 天 織 書 店

地址：西安中山大街四三七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6

112312

國立編譯館
社會部

27
12

\$25.00

35-